

國

人倫

夔

隗

小

扌

率

八

齋

卷	氏	形
緒	用	本
丙	明	壘
昌	累	書
卷	曆	
上	柴	
誰	丑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曆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蹟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變倖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篇爲冠次爲救海瑞疏次爲爭三王竝封疏次爲代翟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志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次劄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爲書簡雜文次爲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爲沈思孝所爲墓志銘高存之所爲行狀及憲成所爲行述允成文皆論事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擊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真氣流溢發於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序

薦與季時交三十年矣望之如木雞卽之恂恂如處子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獨以小辨名其集何也曰甚哉季時之苦心也奚辨曰王霸也義利也忠佞也儒釋也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人心之邪正污隆也斤斤乎析鍼芒而極河漢甚哉季時之苦心也曰世道方側目於門戶季時將無以穎舌標之幟與曰夫子嘗言之矣誰能出不由戶而孟子直指之曰義路禮門也孔孟而後千餘年有程朱程朱之學平實方嚴若畫地而域之入此者周行出此者荆榛此則東林所爲門戶也季時願爲真狂狷不願爲假中行假中行者鄉愿也無善無惡者鄉愿所窟穴而無忌者所以聾瞽一世而混之者也朱子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季時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苦心哉其入而告天子出而上宰相中丞諸書以及友朋問答家庭切偲平居筆札

無非此意嘗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感憤末世之波流其有深憂乎或曰固也不見漢宋之黨禍誰激而成之與曰禍漢者張禹孔光禍宋者王安石蔡京啟孔明者顧厨俊及開文丞相者元祐諸君子及濂洛關閩諸儒後世沒其首功而微文之曰彼且烏乎激也不激則道不直道不直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人心幾死人心死而無忌憚者出而恣睢簸弄此乃鄉者鄉愿所羞稱也季時若蚤見其情狀而深憂焉其詞危其旨遠子輿氏曰予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萬曆癸丑冬日故鄣年弟丁元薦頓首序

小辨齋偶存目錄

○卷之一

策

廷試制科

萬曆丙戌

○卷之二

疏

懇除邪險疏

時觀政吏部

恭請冊立皇太子疏

時任禮部主事

爲李見羅中丞訟冤疏

代翟從先作

擬上惟此四字編疏

○卷之三

劄記

八十則

○卷之四

說義

否卦億

齊景公有馬章

君子素位章

顏淵問仁章

管仲非仁章

○卷之五

書

上座師許相國

上邊郡侯論童儒考事

與華述補國博

上耿楚侗中丞

答客問

○卷之六

書

與鄒大澤銓部二首

答羅布衣

答友人論鯨闖

復李見羅先生

與徐孺東符卿

答孟我彊比部

與唐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與郭希宇中丞

答王介石司理

答李還素民部

與岳石帆繕部

答彭旦陽儀部二首

與丁長孺中舍

答曾金簡儀部

與王澹生銓部

答岳石帆繕部

與周仲連孝廉

與丁長孺中舍

答王赤江太學

與岳石帆繕部

簡錢啟新御史

簡薛玄臺國博十四首

簡高景逸大行二十首

病中簡叔時三兄

○卷之七

文

題坡翁儋耳小像

讀秦墓橋生傳

哭魏懋權

哭劉國徵

祭李晉陽

哭鄒孚如

○卷之八

詩

吾與吟二十四章

酒色財氣四吟

和大司成曾公勵志詩時守國子博士

贈明上人八章次叔兄韻

應盡須盡吟七章

寄辭玄臺致奠太石賈丈并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

壽談勉翁

壽浦環溪

舊傳有讀書樂時一諷詠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靜坐樂會友樂各
四章

求做裏言六章

觀省朱先生辱有誨言口占報謝二首

萬曆甲辰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韻

題孔壇四景

又四首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小辨齋偶存卷一

無錫顧允成涇凡

策
廷試制科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爲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何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
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修而兼用
之則二帝三皇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於治也又有言賞
疑從子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
以爲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
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聖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諸祖訓首章及載
諸聖政紀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概歟朕以寡昧託於臣民之
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子
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

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
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
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於紛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
多工於鍛鍊蠲租振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
令亦屢申矣胡戶牖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
謂脩職任事者漏賞而欺謾避課者佚罰歟將朕之不敏不明所
以風勵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紹
明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譚
當世之務其尙究析古今根極體要詳著於篇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
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
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
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
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

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
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
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復歎息也恭惟皇
帝陛下乘乾繼離居豐撫泰嗣服以來九德三俊已盡登用姦邪
讒佞欺負之徒已盡除去四海已盡敕寧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
外者已盡賓貢天下最號無事臣等草莽匹夫豈復有所計議仰
佐下風而聖主虛懷若渴采及葑菲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
陛下於臣之所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異日者陛
下凡四策士於茲矣嘗以典學立政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學
於政何如也嘗以有爲無爲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有於無何
如也嘗以建極用德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極於德何如也嘗
以仁明武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仁於明於武何如也由斯以
談則輕重之效可見於前事已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

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概於中久矣今明問及之乃忍緘默隱諱以欺陛下耶臣請先究陛下之說而後及臣之私惟陛下所輕重焉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逃稽上古上嘉唐虞下樂三代祇適皇祖旁采先儒之說俯咨當世之務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則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爲意常無爲有爲者以運天下無爲者以宰天下故最上修意上古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也其次修意而不廢法唐虞之有功而賞有罪而罰是也其次修法而不妨意夏后之先賞殷人之先罰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自意失而始專法法失而始有賞疑從予罰疑從去之論有盜僭無濫之論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論無非恐以其有爲者傷其無爲者也總之三代而上法與意出於一故其治同三代而下法與意出於二故其治駁伏讀聖制有曰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

以治至矣盡矣臣不能贊一辭矣洪惟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賞罰協中其祖訓首章之所揭大都尙寬其聖政紀之所載大都尙嚴則法之著於有爲者也其尙寬也非以狃世其尙嚴也非以殘民則意之蘊於無爲者也猗與休哉宜其治與古帝王比隆也曷論晚近世哉肆我皇上紹休承美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爵祿賜予不吝於功能所爲示天下以好者彰彰如是三尺重繩不假於不法所爲示天下以惡者彰彰如是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固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愚之所謂意也且皇上方銳然畱意於賞罰勸懲而臣妄信其本實之不至非講張其說以爲誑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謂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

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沈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妃卽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爲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耳閹人侍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閒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徧也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斯可謂寄得其

人耶不得其人耶得不得之閒皆不可知而皇上姑寄之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日向以天下事專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夫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此輩則居正之專尙與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與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尙易與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奈之何其弗思也且此輩之始用事也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稱說指陳類多依於公義猶若未害久之則陽公而陰私也又久之則純出於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隳有由也所願皇上清心寡欲去讒遠色俾此心炯然如鏡之明凝然如衡之平其賞也與天下公其好其罰也與天下公其惡則德澤之出自皇上者先自無所壅天下孰得而壅焉法令之出自

皇上者先自無所尼天下孰得而尼焉由是教之以讓而奔競者
息教之以廉而澄清者衆習俗奢侈且歸於儉刑獄冤濫且歸於
寬藏富於民不必下蠲租振窮之詔而其困自蘇守在四夷不必
申振旅詰戎之令而其防自密將上古遜無爲唐虞遜時雍風動
禹遜文命湯遜允殖武遜永清而皇祖之大烈於今有光也臣草
茅賤士一旦獲伏金闕承玉音遭逢至幸臣以爲欲效忠於皇上
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前所陳兩言始是以不識忌諱
敢遂陳之儻皇上視無事若有事而以臣言爲重於太山則皇上
之明也儻皇上視有事若無事而以臣言爲輕於鴻毛則臣之愚
也臣冒昧謹對

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忠以成其信臣自幼誦習斯言未
嘗不動心也癸未臣幸舉南宮以病引還丙戌入對大廷臣才拙
不能以宏詞對臣學淺不能以古義對輒據耳目所覩聞皇上一
二事妄有陳列冀附於先資之誼維時讀卷官大理寺卿何源見
臣所對諭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爲便堪鎖榜矣大學士王錫爵取
閱之稍易置三甲二百十三名雖然臣之心獨自傷其不達於皇
上也假令達於皇上雖復擯斥臣所不憾矧鎖榜乎嗣臣觀政吏
部恆欲以此再塵天聽偶感右都御史海瑞屢被彈劾竊歎皇上
有私臣下亦有私臣下先自處於私而徒以無私望皇上也實難
遂與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共發憤疏論以爲此疏若行將復有所
效於皇上而臣已承恩譴歸矣每一念之良用耿耿敬題於後以
志畎畝之思云臣願允成稽首拜手謹識

小辨齋偶存卷一

小辨齋偶存卷二

懇除邪險疏

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奏爲邪險憲臣埽滅公論排陷孤忠明肆欺罔熒惑天聽懇乞聖明大彰乾斷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定國是事臣惟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公卿百執事協贊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容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辨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侮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罵無所不至雖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尙方之劔久矣未幾陛下因吏部之覆畱瑞供職職等謂皇上之明如此寰之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

可少緩其罪乃寔不知皇上優容之過也近又論瑞如前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如寔者臣等義不甘與寔同朝敢先爲陛下別白瑞及寔人品之概而後正寔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餘歲時卽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讀之其大有功于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者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寔視之曾有萬分之一乎且臣等伏覩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於賞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之廉與否寔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寔起自寒賤初尙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今其田宅貲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所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欺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數歷廛仕食辛茹苦垂四十年終不使廩有餘粟囊有贏金以負陛下

爲寔者一聞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強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固自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臣恐陛下賞廉罰貪之意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寔之一疏敗之而有餘也且欲天下人爲寔甚易爲瑞甚難寔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也夫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留都之風紀使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囊剡之說憤世疾邪雖似太甚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戇不爲浮言所搖此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誦之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也且陛下自臨御以來自閣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絕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編一切善政至今黃童白叟皆能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海都

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寔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敢於
面欺也近在畱都禁絕饋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
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節
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寔獨
何心傷陛下之明排海內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
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
君過而已今觀寔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概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
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
世皆濁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貶奪主威損辱國
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正其欺罔之罪寔之評瑞
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同流合污闖然
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
癰舐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寔
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若可以爲鄉愿爲穿窬爲鄙

夫則雖指鹿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
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
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爲君之能容也而誦其
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禹之戒舜
也而惟恐其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
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
陛下爲中人而欲陛下爲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寔反指摘
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爲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不類乎此爲
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
所以歸美於陛下也寔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失政寔之
意將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招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
無失政因瑞之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
昔汲黯爲諫議寢淮南之謀蘇武爲屬國係匈奴之望瑞三朝直
臣四夷共仰今用之憲臺而反以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

庸碌如寰者以充位然後爲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
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
借如寰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頤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鋪張太
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爲欺罔罪三古君
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
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
者蓋痛近時之鄙夫託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
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寰乃指此一言爲孔孟
之詬而曰指孔孟爲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仇瑞其詞豈
不强哉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辭然而意不然者如
書有漂杵之文詩有予遺之詠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說其意
豈真以孔孟爲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待一房寰之辨而始雪
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託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
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脈也寰之意明知此

言非爲詬孔孟而發而佯爲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
孟爲貪夫其意欲闢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爲辭蓋以
己敵瑞己不勝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
言若爲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寰教諸生以學
孔孟其可學者多矣奚必先學其受賜耶天下之學術卑污苟且
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
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爲寰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
隙爲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爲寰報仇之人孔孟受賜
之一言乃爲寰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之扼腕不平忿
其強詞奪理而寰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
攻孔孟臣爲孔孟而仇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此
爲欺罔罪四寰謂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臣謂瑞爲縣令爲巡撫
百姓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體批
鱗犯顏不顧生死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恭可謂知禮

忠君愛國一念皎如青天白日不以始終亂其心可謂大智惟僻
愛小民則仁之過疾惡太嚴則義之過以寰之橫逆又何難焉而
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寰萬一之奸
則機械小智誠不如寰臣等方謂瑞徇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
有所未足也嗚呼寰尚知有仁義禮智乎仁義禮智之言胡爲出
於寰之口乎此爲欺罔罪五今士君子見一長者則語言恭謹不
敢稍涉於談諧何者敬之也況天威咫尺臣子承之踧踖不遑此
豈狎侮之地而寰矜誇張放備諸謔狀如所謂開闢以來第四聖
人者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居常賓
主酒席戲笑之言雜之章奏殊爲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告其君父
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者乎此爲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
者惟科道而寰乃得倖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
言我矣然爲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閣臣有吏部有都察院臣在
也今寰乃敢於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寰之理

曲而氣更壯也夫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
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
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諸大臣皆諛阿而毀
卽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何有諸臣此爲欺朝廷無人
罪七臣觀寰所指證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
而已此皆瑣屑之談不足置辨就如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失爲
賢者之過也夫以寰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其所言者
不過此類而止益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
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寰本惟闢嚴刑用言官二項似乎公然皆拾
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旨所謂屢經建白掇
拾餘言者何難察哉夫寰之本情在於妒直忌廉危一端足以
自安勝一端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
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爲羽翼令學士箝口
而不敢言借輿論爲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然後乘權勢之

積忿拔易撼之孤忠如鼓鑪以燎毛累棊而必墜此劾章中之大
奸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間也夫
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邪陛下既諒瑞之孤忠
必察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褫其
章縫令不齒於學校矣夫皇上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
寰必欲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皇上之所褒乃寰
之所必擯也士君子之所師乃寰之所必黜也以此傾賢仇正潑
恣無忌憚之人而偃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風日入於誕妄詭
詐之域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必不與之并立於朝也臣等新
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
心既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
臣等何私於瑞何仇於寰但念天下之公議鬱而不伸一海瑞尚
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
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

長矣妬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古有太學生
擊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先朝輕一
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輒重區區之進退不為瑞明之是無人
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天聽伏乞陛下以職章下之大庭詢之
廣眾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寰去之不疑將瑞任之不貳使天下曉
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
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恭請冊立皇太子疏

禮部等衙門儀制清吏司主事顧允成等謹奏為聖諭驟頒中外
駭聽敬矢愚誠懇乞聖明急賜召見閣部院大臣公集朝議條陳
祖宗近事以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
覲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
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
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你

部裏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爲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來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瀆聖聰止緣遵奉皇上萬曆十九年冊立明旨著改于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一見禮部尙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兼卽極力相戒無須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聽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卽聖旨萬一未卽傳宣而相臣必有幹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信無有遲緩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或者皇上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

人言嘖嘖封王之論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卽次輔趙志皋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竄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盼而趙趙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

爲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
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
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等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
稷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
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也忠臣
義士所飲血椎心寔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
恩于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爲一朝一夕目前
逢迎之便而爲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召見閣部院
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
至意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爲李見羅中丞訟冤疏

代翟從先作

賢勞邊臣苦罹極刑懇乞聖明俯賜憐宥以溥皇仁以慰人心事
臣聞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君以好生爲德天地之爲道也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地是

以聖王法之雖曰賞有功罰有罪二者固竝行而不相悖然其將
賞也必爲之加膳其將刑也必爲之不舉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寔失不經其不得已於刑也如此是古聖王之心
卽天地生物之心也恭惟皇上寬仁天縱慈愛性成一切恩賞竝
從優厚至若隆冬盛暑解釋係囚停刑之詔無歲不下其不得已
於刑又如此是皇上之心卽古聖王好生之心也天下方欣欣舉
手加額頌我聖天子仁壽之治歷萬禩無窮極矣獨原任鄖陽巡
撫今奉旨依說謊律李材者朝野悲傷臣民嗟悼乃臺省救之而
不宥法司爭之而不宥臣不能不爲皇上惜焉據御史蘇鄴劾材
前任雲南冒功事狀及材奏辦事狀有無虛實大故懸絕其閒情
曲節該先後諸臣言之已詳臣未嘗足涉滇南之境身與行陳之
列不敢煩詞爲皇上告也第聞論事者兼議其功論人者當稽其
素臣廣東人也往材備兵廣東內則山海盜賊憑險爲梗外則倭
夷猖獗適破縣城他如盤據羅旁之徭獠倏去而忽來情狀叵測

嶺海之多事未有甚於此時也材自到任轅門以下倚以爲重觀其相機調度算無遺策除山海之寇毋論已乃若羅旁千里爲自來不庭之夷材當凌督臣未征之前往往有東安等處泥城之築羽翼漸孤犄角先設卒之有一州二縣治之建其版圖謂非材先事而慮始不可也然此猶謂相持之兵尙可以漸圖也乃若倭夷則豕突狼奔倉卒攻壓其勢難支今日破電白明日攻石城高雷一帶郡縣朝不保夕賊目中已無全廣矣材日監督將吏如把總陳尙信張得實輩等分道計破倭賊於石城外村烏凹石嘴柳梳海山等處斬首生獲不可勝算又親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於雷州三次殲滅殆盡以故材被逮時應天府丞許孚遠以先與材同事嶺海服其功略形之書揭爲材訟冤非虛語也夷考材生平篤志好學躬行無愧不獲於上勇退投閒至於脩身一揭力維心學性善一編深邊禪宗尤大有補於名教以材之不曲學阿世如此則其不以欺罔事皇上可知以材之效功於廣東如此則未必純

無功於雲南可知量功計能罪不至死度鄼論材之初意亦不料皇上遂坐材以死也皇上卽今召鄼而問之鄼未必不謂材之罪當從末減也皇上卽嘉鄼摘發之能顯示褒寵鄼必不貪擢用之利以材一命易鄼一官也且皇上之重罪材也將以懲臣下之欺罔也然鄼始輕言之而皇上果重罪之則臣下爭恐以一言之失開殺戮無辜之漸由此且相戒以言爲禁是皇上本欲以懲欺罔而其究至於欺罔不得上聞也材今日之罪揆之事情則不合揆之國體則不便無一而可者大抵兵事無常不可盡拘以文法故漢魏尙名將也不免首虜之誤近總兵李成梁保障遼東卽臺省交章詆其冒功皇上終不以一眚棄干城之將眞愛惜邊臣至意有如材者功有可錄旣不獲比於成梁罪有可原又不獲比於魏尙此臣之所以爲材痛也臣亦頗聞人言皇上之重罪材特激於一時之不平耳稍徐之終當赦材無煩喋喋第材年已踰六望七形神衰弱儻一旦不測病死獄中是使皇上赦罪宥過之仁終無

以白於天下忠臣志士益以解體又臣之所以爲皇上惜也臣本山林布衣初無出位干進之嫌適符直言無隱之例又念方倭夷構亂廣東百萬生靈之命俱懸於材材業以再生賜全粵臣何忍不爲全粵捐生以報材乎是以發憤流涕爲皇上陳之以爲皇上卽過聽臣寬材之生臣生亦安皇上卽重罪臣代材之死臣死亦安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擬上惟此四字編疏

敬進大儒格論懇乞聖明特賜省擇以隆治道以正人心事竊惟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於治道治道之隆污又係於學術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亡也學術淆亂而治道人心從之卽世所稱豪傑之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往往以事求可功求成爲先務之急幸而乘機邁會稍有樹立則遂高自揚詡而反笑夫致力於本原者爲迂爲拙也寥寥漢唐數百載間惟董仲舒諸葛亮正誼明道鞠躬盡瘁數語略見大意一髮千鈞岌岌乎殆哉

迨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諸大儒輩出而後帝王聖賢之道燦然於昭于世朱熹益發揮宣暢其說嘗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與陳丞相書則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薄其民以爲不足共成事功而王伯義利之幾反復與陳亮辨析不遺餘力此獨何心眞見夫立學術事功之關者正心誠意四字也潰正心誠意之防者義利雙行王伯竝用八字也所以其憂深其慮遠凡其修之家效之廷入以告於君出以語於人者惟謹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以來授受之心法而不敢分毫假借隨時委蛇也抑臣因此而重有感焉夫謂之雙行猶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也謂之竝用猶知王之爲是伯之爲非也近乃有以無善無惡爲宗者舉義利王伯一切掃除而浮游於莫可是非之地有從而難者且曰無聲無臭何思何慮固聖門密諦耳曾不知善性體也正自不落聲臭奈何以聲臭例之正自不落

思慮奈何以思慮例之況乎等諸惡而同歸於無哉同之以爲無
卽無之以爲混於是老佛之空鄉愿之似無忌憚之中庸皆淵藪
窟穴於其閒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弊且無一之不有始也
并以善爲惡究也遂以惡爲善故無善無惡之說其圓融巧妙若
超正心誠意而上之至其釀毒之深貽禍之遠且在義利雙行王
伯竝用之上甚可懼也朱熹又嘗答門人呂祖儉曰孟子一生費
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只成就枉尺
直尋四字臣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
日講學家苦心勞力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夫學貴治本治要反
經正心誠意四字不著則無善無惡四字不息無善無惡四字不
息則修齊治平未易幾也臣爲此懼不揣固陋閒輯朱熹奏議與
其書牘論及於治道者彙次成帙僭名曰惟此四字編俯效芹衷
仰塵宸覽伏惟聖明嚴自欺之戒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時克
有所之私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際正心誠意建其有極使爲

人臣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惟此四字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兄而勿令邪說橫議得以充塞於中臣愚
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小辨齋偶存卷二

小辨齋偶存卷三

劄記

孔子六十而耳順到這裏纔打疊得箇軀殼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這裏纔打疊得箇心下今開口便說自然耳便要隨他聽目便要隨他視心便要隨他欲得不誤事

春秋時世道衰微其所謂說所謂樂所謂君子大率以勢利爲尙耳所以學而章三言不亦喚醒人心若曰吾性中亦自有真說自有真樂自有真君子初無假於外也蓋卽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之意特其詞含蓄不露最可玩味

子路是極真的人然有似欺處如使門人爲臣之類是也是極勇的人然有似怯處如請禱之類是也是極粗的人然有似細處如問事鬼神之類是也要須於欺處識他真處於怯處識他勇處於細處識他粗處始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見聖人以萬

世爲一體處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見聖人以天下爲一體處

木石與居鹿豕與游氣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箇膽小的小人中庸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箇膽大的小人蓋時中局面寬容得假借獨知界限嚴容不得假借所以學者急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未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是箇富貴的乞句子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箇貧賤的乞句子然弗受弗屑貧賤的卻有廉恥饜足施施富貴的倒沒廉恥乃知意得志滿之鄉正墮坑落塹之會好些人向此中斷送不可不猛省也

何燕泉所著餘冬序錄最稱多識乃外篇三十一卷中有一段云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復費許多言

語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添自字爲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閒當更費力今考朱子答陸子書末云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試思之是朱子未嘗不見國史所載卻是燕泉不見朱陸往復之詳耳

玩肅肅兔豈詩識戒慎恐懼氣象玩采采芣苢詩識浴沂風詠氣象

或問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諸隱士孰知孔子曰儀封人爲上荷蕢次之晨門爲下其餘無可置優劣也或曰儀封人誠卓矣晨門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似最得聖人心事而以爲下何也曰聖人心腸極熱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直是冀其可而爲之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其自處則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恰似無道則見矣看此等語要識聖人平心處又要識聖人苦心處他日嘗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嗟乎聖人蓋欲爲武子之愚而不可得也王少湖先生謂高存之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又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潮陽蕭自麓謂存之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又言新會陸古樵者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而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問其學曰主靜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無使事制我凡此皆吾輩所當服膺也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氣象李見羅先生有儒者氣魄

逆詐億不信五字人人膏肓所謂殺機也余嘗爲二解以自鞭策一解曰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一解曰億逆得不

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將此勘來勘去殊覺有得力處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與人子猶分做兩箇者而今每每自暴自棄曷不反曰我之不自愛於我何哉故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已自苦心苦口向頂門上著鍼而猶麻木不識痛癢莫肯發憤自傷如舜之號泣於天者何其肝膽楚越若是超然也

若不辨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心腸何緣入道

高存之曰此理真是易簡然卻與世之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求易簡便入異端去矣又曰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

黃山谷詩曰朝市山林俱有累陳白沙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山谷又曰古人冷淡今人笑白沙又曰今人間處古人忙余嘗以此

四語反復哦詠得趣甚多

書曰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證一息不危即墮落矣此言極可玩味

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四句說者以爲陰陽動靜有何等待愚初亦疑之細細體勘乃知周子心通造化處試思嬰兒在母腹中原非一蹴立就其間之動而靜靜而動者不知凡幾而後男女成焉度太極胞胎天地景象亦必如此周子之言未可容易測量也李延平先生云書不點看得更好即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今病痛大都不看只點而已

昔程子問謝顯道近日用心對曰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曰有此理

只是發得太早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祁寬記和靜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

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謝顯道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明道問擺脫得開爲他

所過者化顯道之意即程子之意也此兩重藥案切中近世好言自然者膏肓之病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側

康節先生精於數學伊川先生與同里巷三十餘年未嘗一字問及之此方是朴實頭向裏做工夫的人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害孰爲大曰言直尋猶知直之爲是也言枉尺猶知枉之爲非也曰無善無惡則一切埽抹莫可致詰矣然枉尺直尋常人尙以爲恥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爲高故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卑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嗟乎此孔孟之所懼也

孔子謂沮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俱是一般話頭但孔子說得來

甚懇惻孟子說得來似鋒利記論語者下憮然二字真傳神手也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勿論已沮溺一班人不失爲賢者辟世孔子
尙咨嗟不滿焉乃有號爲君子業已立人之朝而於天下治亂略
不經意者或從而難之猥曰盡其在我而已是以行義達道的人
卻說隱居求志的話冒周流之跡而懷誰與易之之心所謂盡其
在我者固如是耶此又沮溺之罪人也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果傳之子思以及孟氏楊龜山見程
明道而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龜山果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
延平至於朱子曰益光大方是命世眼目

楊龜山先生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
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
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
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
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尙

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
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
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恭而已愚按三代而下只
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爲
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仲尼惡鄉愿正與作春秋意同孟子
好辨章在陳章提出兩箇眼目真有大功于萬世

或謂荆公晚年詩多譏誚神宗做儘得謗訕宗廟楊龜山曰君子
作事只是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
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何在如元祐臣寮
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
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使元祐賢人愈出脫不得
濟甚事此等議論真是天地氣象

龜山常問林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否曰是曰若爾公何

不殺人放火志靈無語此亦近來談無善無惡者一斷案也
韓持國曰道無真假程伯子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
矣真假皆無尚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本病李見翁曰無善
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末病本病只是
一箇空字末病只是一箇混字故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且
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圓其指直駕孟子
之性善而上之極其弊乃更甚于荀卿之性惡其至善也乃其所
以爲至惡也

朱子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若不竭力
明辨此道無由得明夫頓悟二字便是空字的入門事功二字便
是混字的出路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愚
亦謂頓悟事功皆原於無善無惡之意而無善無惡深遠矣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朱子解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
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

也其說精矣乃象山陸子既專駁無極二字近時說者又專擡無
極二字卻將太極放在一邊不知於周子之指何如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防頓悟一門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便是防功利一門

莊生稱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然以德報怨實道德經爲
無爲章語而孔子不取其說則莊生之誣可知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
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須更審顧也又答呂東
萊曰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頃見相
識閒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
是爲身耳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
說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兩種議論往往有墮入箇中而不自
覺者特爲拈出

易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謂樂生者

也嗟謂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靠這裏尋箇憂樂凶之道也故聖人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真能憂樂者也

朱子嘗問李延平曰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答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指歸矣由此觀之朱子煞會談禪得李延平一撥便肯猛然割舍非大勇不能也

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李延平答問錄雖文質大小不同同是一

團元氣其醞釀出程朱非易易也近來吳康齋之於胡敬齋陳白沙亦然

朱子以堯舜傳賢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得甚實了此便知下學上達之義

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

朱子平心巨眼真未易及如明道先生最所尊信然定性書識仁說卻不將來與太極圖說西銘一例表章此便是裁成輔相手段陳龍川上宋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蓋明詆朱子所謂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語也及其論孟子則曰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

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何一人之口判若兩舌彼其論孟子者乃民之秉彝而其告孝宗者則詭遇獲禽之智耳始吾以龍川識卽未純亦磊落不羈士也今觀其議論反復如此則磊落不羈要難爲龍川許也

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人生一息尙存一息是戰戰兢兢一息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更放不得手歇不得足也卽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之義舊說云免於毀傷語意頗緩

或語王龍溪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其言似矣然以余所見世之談不好名者往往墮入貨色關裏是則此三字乃好貨好色之引子耳余未知其害之孰大孰小勘之孰難而孰易也

馮道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人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客有舉此以謂余者曰宰輔權輕爾爾道猶反顏喪節易四朝事十君割舍不下假令權重當如何余爲之三歎

讀書鏡曰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爲項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問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我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略相類余請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并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然則我朝泰運要未可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蓋暴行之興往往始於邪說所

謂飾詩書文好言畱心世道者不容釐毫放過也昔楊龜山爲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胡康侯作龜山志銘備載其說五峰疑爲迂闊康侯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

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余每讀至此毛骨竦然嗟乎今天下詖淫邪遁之辭爲不少矣安得如楊胡兩先生者取其心肝懸之肉案上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正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同原是一句朴實話頭近來談者將朝聞解作知生夕死解作不朽夫道固卽生人之理聞道而死固有不朽之理然使聖人說箇朝知生夕不死矣便涉怪誕若要說此道理寧可另以己意發揮不得牽聖人以從己俾六經孔孟盡改頭換面做出一般惡模樣也

王塘南三益軒會語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依憑此語如服毒藥未有不殺人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乃白鷺洲會語又云性無善無不善告子此言未嘗不是但其認知覺運動爲性未免是錯若論吾人性體非特無不善實是無善且如太空中疾風暴雨固不常有卽景星慶雲亦自不畱若有善有不善卽非性之本體矣似仍背卻夫知覺運動之性說不得無善無惡

如何仁義禮智之性倒說得無善無惡且善原是大虛本體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以景星慶雲爲善相去何啻千里

或謂未發以前不容說此處亦無氣象亦難以言語形容宋儒說看未發以前氣象不能無弊如何曰這話頭穆穆淵淵渾是一團元氣深體味之有無限妙處若更吹毛求疵便似說夢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只爲化醇化生惹出許多事所以釋氏勘破這關捩子劈頭從夫婦絕起正要得生生路斷還歸混沌耳

吾儒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釋氏之道斷根於夫婦及其至也混沌天地

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

釋氏要得混沌亦是有激而然蓋見得自天地資始資生以來相

殘相賊日甚一日所以直要向咽喉下下此一刀耳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心無忿世心是知釋氏殆忿世而過焉者也

無夫無婦此釋氏權法無善無惡此釋氏本法蓋夫婦之根雖絕而善惡之根未絕畢竟天地閒尚有自消自長之物卽混沌亦暫時事耳惟將善惡直截抹殺消長機關方才斷滅方成箇大混沌去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陸子曰吾友是汎然問老夫卻不是汎然答三轉語大略相似而氣象迥別讀者須要識取

或問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等語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羅近溪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孔子處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一時已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且追

恨夫子未得邦家如何爲進德果若是說非但子貢不信孔子如以周公不夢爲吾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爲吾已連孔子亦不信自家也豈知孔子一生精神只要得邦家故一則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一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使孔子得邦家詩書原可刪周易原可贊禮樂原可定而春秋可以無作天下萬世一齊俱了不得邦家畢竟蹉卻見在放過許多亂臣賊子所謂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故說孔子賢於堯舜此意又當別論若得邦家三字正點著孔子心事未容輕議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

陸象山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裏卻生一疑此湯

之過也乍讀來是警語細參來是險語

或問陸象山先生喻義喻利講章不過敷衍程子科舉奪志之說耳乃朱夫子一則曰某不會說到這裏一則曰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一則曰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何其深嘉而樂與之至也曰此朱夫子接引象山最真切處也蓋象山平生說得極高妙且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渠看分別義利還是第二著病痛不小今卻剖判得如此分明朱子所以竭力接引他日又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熹自覺于義理上不亂說卻于要緊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詞煩而不雜可謂良工心獨苦矣象山乃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距人於千里之外也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

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愚以爲未然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分羹一語此根已自斬絕而謂其能舉先王之法誤也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此言最正要之穆真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蓋與龜山應蔡京之薦同而擬於蔡邕失倫甚矣大抵論君子不可刻論小人不可恕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己也己不正卽有言不信矣管仲將死與桓公論豎刁曰其身之不愛安能愛君論易牙曰其子之不愛安能愛君論衛公子開方曰其親之不愛安能愛君以爲非人情不可近也桓公不能屏也而三子者卒亂齊國夫仲不愛子糾而愛桓公宜其有言不信也

戰國時佛法未入中國然咸邱蒙所稱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其胚胎暗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八字明白後其君卻道君不得而臣明白遺其親卻道父不得而子其地步直據忠臣孝子之上而其流禍更出亂臣賊子之上矣告子論性意亦如此自家不爲仁義卻道仁義戕賊人性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仁義是三才靠傍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君父此咸邱蒙之說所自來也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天地此惟吾獨尊之說所自來也

楊氏爲我是君不得而臣一項故曰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父不得

而子一項故曰無父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金仁山曰注疏治亂曰亂諸書解亂字因之其失久矣按古文尙書德惟亂否德亂亂古治字從爪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鬲字加乚爲亂與亂字相似書家以鬲爲治其加乚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今宜正之此說亦自可通然武王說箇亂臣關係頗大蓋重慨其不得游於唐虞之揖讓而不免踵成湯之征誅也觀其言曰于湯有光明謂於堯舜有慙矣是知予有亂臣一語正與惟有慙德同一血脈不容將字義強解晦卻武王心事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聖人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老子曰報怨以德聖人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聖人則曰人不知而不愠聖人何等自然老子卻費了許多手腳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

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詞也似未必然蓋孔子因說文王遂將文字遞下此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妙處若曰謙詞則當時文王之諡豈周之臣子代爲文王謙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加一言字極有意蓋是時疾且亟矣氣息奄奄而其聲響尙琅琅可聽略無昏憤之態正曾子得力處也只這一言字令百世而下讀之當日精神意象宛在目前記者真可謂善形容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曰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初不請於病者也夫此禮子路寧有不知而且請之者蓋卽問事鬼神意也及夫子曰有諸而子路曰有之夫子亦不與他辨箇有無但曰某之禱久矣只此一句見得某之禱無假於子路之禱又見得子路之禱無妨於某之禱旣不失卻自己平日素心又不失卻子路當日誠意何等渾融何等含蓄聖人之言真天理人情之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至今夫子之廟果徧天下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顏淵少於季路而記者先之尚德也至今顏
淵果配享文廟一時評次遂爲萬世公案若合左券然不是太極
作得主定何一毫不爽如此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要是實理實
事非虛語也

陶淵明詩曰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曰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
槁又曰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儘力消殺這名字然畢
竟隔靴搔癢透不到本處至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方是徹
底公案蓋凡人好名只好人譽他要之譽我之人不能常在更從
何處覓譽耶真可付諸啞然一笑也

見羅先生所判經世四局誠具千古隻眼但堯舜湯武孔子中間
似不容插入箇管仲其惟文王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所存者堯舜其君之心也弓矢之賜得專征伐如戡黎遏密之
師一怒而安天下所行者湯武救民之事也此正合捐遜征誅并

爲一格而不顯其迹者人臣居亂世事暗主任方伯連帥之責其
局面自當如此故夫文王之局變而爲管仲堯舜之局變而爲子
之子曾湯武之局變而爲篡逆孔子之局變而爲假道學實人心
淑慝之關世道升降之界也

余續讀書樂爲三樂吟舉似高存之曰人生家常茶飯大要爾爾
但恐喫向脊皮上過不肯打從肚裏去耳存之還教云此箇意思
如何打從肚裏去更下一語余曰肚裏是自家肚裏脊皮是自家
脊皮自家飢飽自家知教人如何下語然且說看程子曰別人喫
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弟語本此這兩句剖判古今學
術人心界限極是分明略推其概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此從脊皮過者也易曰頤貞吉
觀頤自求口實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此從肚裏去者也齊人饜足于墻閒妻妾相泣于中庭此從脊
皮上過者也行道之人弗受噉爾之與乞人弗屑蹴爾之與此從

肚裏去者也諺云只要自家肚裏飽那管他人肚裏飢此從脊皮上過者也禹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此從肚裏去者也又有不從脊皮過不從肚裏去只向眉目上轉者謝上蔡所謂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便向屋裏坐者也有遇孔顏便說疏水簞瓢遇何曾便說日食萬錢者孟子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也古今學術人心之變概可觀矣倭奴侵掠朝鮮橫甚適錢起莘過訪談及余曰此等事我輩亦須料理一番起莘曰我已無意於用世矣余曰不要這樣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又不喫進士苦做了百姓又不喫百姓苦是誰恩德皆靠我聖天子福運也若下焉者只飽食煖衣做箇人類中禽獸上焉者只咿吾咕嗶做箇簡編中蠹魚成恁麼學問既爲國家臣子須將國家事料理縱然我不世舉我所知以待用世者采擇亦不爲無以報國也起莘首肯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大段說得費力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平鋪放著分明畫出箇樂字

或問先儒說鄉原是箇無見識的好人然否曰孔子以爲德之賊賊字大利害若如所論一則恕了他一則小了他恐未盡

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昭昭之多正點爲物不二之實體與仙家所云靈丹一粒相似非指其一處而言也

十干以庚次己庚者革也易革之彖曰己日乃孚言孚於未革之先象曰未占有孚是也傳謂變其故人未能遽信必己日然後信此商鞅之徒所云民可與樂成難慮始者非王道也

洗心藏密脩辭立誠

小辨齋偶存卷三

三曰... 以... 平... 明...

小辨齋偶存卷四

說義

否卦億

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

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

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

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

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

何可長也

天泰之盛也有人焉力能反而為否此非淺淺小人也其初益亦

明目張膽呼朋引類居然以忠君愛國自負真與君子同心同德
一般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以其尚出於正故以爲吉亨也到
得後來向用稍久深情厚貌巧伺君子當此之際在小人尚有所
忌憚雖爲小人之吉在君子不無所濡染已爲大人之否能於吉
之中識否之幾而不爲所亂乃亨道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設恃其吉而忘其否爲羣所亂彼且意得志滿醜態畢露所謂不
仁而在高位播其惡於衆者也故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而至於
包羞否旣成矣爲君子者度人力難施天命可俟率其疇類離去
福祿以待天下之清此獨行其志者也故曰有命無咎志行也然
天人一理今將志與命分作兩樣只算得箇高尚的人算不得大
人之事若是大人拏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機緘務要以己之
志回天之命休養生息栽培那氣化起來則雖當大往之日而默
種大來之根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惟大人遇
此時節才有此作用所謂位正當也又有一等人見天下之否不

能休養過爲憤激起而傾之埽除鬱塞重闢乾坤其始似逆其終
卻順故曰傾否先否後喜那傾否否字指時而言先否否字指傾
否者而言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謂其不可以爲訓究竟輪休
否一著也 否初六尙是君子的世界故曰吉六二是君子小人
相持的世界故曰吉曰否六三純是小人的世界故曰羞小人而
不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爲吉非特君子之亨也小人而得志
則就他身上看亦自可羞非特君子之否也然則君子固當反否
而爲亨小人亦何樂於舍吉而取羞哉 九四之離祉以否運而
行否志安命者也伯夷太公之避紂長沮桀溺之耦耕是也上九
之傾否以否運而行否事革命者也湯武之放伐孟子之欲王是
也九五之休否以否運而行泰道造命者也文王之事殷孔子之
尊周是也蓋四剛而不及上剛而過五剛而得中也故五言大人
而四上不言也然四言疇而上不言何也四守常易猶可以類拘
上達變難不可以類拘也夫上旣不可以類拘又何以不言大也

道之大也在非難非易之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上獨爲其難是以不得爲大也 九四之疇離祉卽大象所謂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者也爻象以休否爲大人而大象獨拈九四何也大人之事未易幾及若以養亂而託之於休否爲禍滋大故天下有道正不與易聖人濟世之苦心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深玩也

齊景公有馬章

人之生也不是漫然而生其死也不是漫然而死須有物在先輩云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完全全還他去極道得好人若不在這裏注定眼睛割定腳跟何處有出頭日子試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亦與駟馬之骨俱朽耳那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連首陽聲價增高了許多一則生前這等熱鬧死後這等冷靜一則生前這等冷靜死後這等熱鬧仔細思想人活的時節少

死的時節多那齊景公畢竟熱鬧時節少冷靜時節多那伯夷叔齊畢竟冷靜時節少熱鬧時節多君子不以一時之生易萬世之生任他活活的齊景公千千萬萬摩肩擦背不把死伯夷叔齊換與他也如此勘來勘去生死路頭端的了了只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景公之富明白是一條死路反認做生路夷齊之貧明白是一條生路反認做死路甘心飽殺不肯餓生顛倒迷惑良可怪也再參這章書不過三十二字而意味層疊宛轉動人景公以千駟顯侯不能延譽於當年夷齊以首陽餓夫乃能流芳於異代匹夫匹婦之口果不可以權力爭也此一義也景公無得而稱死而死矣夷齊到今稱之其精神往來直與日月爭光凜凜如生不可謂之死也此一義也穉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犬逐塊不知爲塊所逐齊景有馬千駟不知千駟之有齊景一生任其馳驅而莫能止到底與自家身己沒些兒受用渾不如夷齊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有無限安閒自在此一義也勢利之毒中人膏肓到

這裏臣便不認得箇君子便不認得箇父弟便不認得箇兄齊景
幸莊公之弑因以爲利喫了若干驚恐夷齊棄國如屣相攜而逃
首陽山下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果拌得一餓安往而不
得首陽哉此一義也論夷齊存日不但無能與景公齒卽那千駟
之馬靠著景公齒之者有罰蹴其芻者有罰狐假虎威夷齊亦須
讓出一頭地及其死也則景公翻以有馬輕而夷齊翻以無馬重
矣此一義也死者人之所不免景公枉了爲景公夷齊落得做夷
齊此一義也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後世不稱君子所疾或者借言
君子之所恥甘蹈君子之所疾其流生禍也滋甚聖人一則曰民
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抹撥好名之嫌廣厲爲善之
路此一義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而有身身之所處卽爲位是位也原自平平淡淡原自乾乾
淨淨此赤子落地的本色亦便是日用往來的實履所謂一人自

有一方天乃吾之素也只緣形生神發以後物誘日多一日智識
日增一日反嫌本色平淡卻向外面粉飾妝點連自己身子亦不
認得沒處安頓矣夫人止有箇身自己身子且不認得沒處安頓
終日在百鬧場中捺眉畫臉另換一般面目溷來溷去豈不可惜
所謂君子者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已裏面不曾減了些子
何入而不自得外面不曾添了些子何緣怨箇天尤箇人君子之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如此自小人看君子見他貧賤也不辭夷狄
也不辭患難也不辭在下位也不辭卻似做箇難題目自家只圖
富貴一邊只圖在上位一邊卻似做箇容易題目不知難易不在
外面討只在裏面討以我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則易要富
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來處我則難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恰是難
題目作容易做小人行險以徼倖卻是容易題目作難做此認得
自己不認得自己之分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就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的印證也夫身一而已反者反此

者也正者正此者也得者得此者也然論其節次須反而後正正而後得淺深生熟亦須有辨若不下反身正己的工夫驟而語自得境界是假託於素位而實爲願乎其外者巢穴也誠不可不慎也

顏淵問仁章

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要知此章請問其目正是發聖人之蘊處蓋克己復禮原是一句大綱領說話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消擬議者此沈空守寂的門戶也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妨出入者此放鬆託大的門戶也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處可容揀擇綱領上得手條目上必不放手條目上放手綱領上必不放手故顏子請問其目聖人卻從視聽言動上一一指點正爲這兩等人立一公案悟須實悟修須實修內外夾持不得絲毫走作不得絲毫躲閃所謂教萬世於無窮者也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元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最切要處後舉示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這段議論正與顏子請問其目同一血脈若不在其中參透儘他說得天花亂墜非偏卽邪也

管仲非仁章

子貢以管仲爲非仁孔子亦以爲非仁相桓節緊頂又相之句來豈若節緊頂不能死句來意原相同但子貢說得直截孔子就將子貢的話頭感歎一番倍自宛激耳子貢說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又相之非仁者所爲孔子便道果然可惜那管仲他相桓公一匡天下是恁麼樣功業至今那箇人不知道他畢竟當初欠了一死算不得事豈若那召忽守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不求

人知不失卻匹夫匹婦的本色也豈若猶諺云那裏如得也他日與子貢論士寧取硜硜之小人而不取今之從政意亦如此今之從政近時說者謂指管仲一輩人若魯三家之屬不應子貢問及是也

管仲一匡天下召忽一匡自己管仲救得人被髮左衽召忽救得自家被髮左衽程子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如召忽之死畱下三綱五常與當時後世做榜樣便是了得天地萬物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一句形容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心事如畫要看得活下箇自字正與莫知相應大凡人要死節而先使人知之死必不果古來此樣人甚多惟從方寸閒直截果斷獨往獨來傍人一毫覷他不破斯真能死節者也說箇溝瀆正與大庭廣衆對言其無惰行於冥冥乃慎獨嫡血脈也

上章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與此章同意如其仁卽何如其知的口氣也今只將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三句貼在如其仁上諷詠一過便自了然矣

辨身四
小辨齋偶存卷四

小辨齋偶存卷五

書
上座師許相國

允不肖猥附門牆之末往以狂戇濫叨恩譴自分沒齒亦所甘心
不意聖明旋賜錄用尋以母老多病懇奏乞休不蒙俞允念非閣
下委曲玉成望不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苦
摧裂不堪爲人益不敢復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中辱閣
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負閣下究何以自贖
也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閣下試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
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辭進
士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
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
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
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

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紀綱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輒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閒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

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者也故吁咈盈朝適人徇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伸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方今朝廷之上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略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主其引拔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參也乃以陳海盜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已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鴟張自亡顏面恣其簧口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爲允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則蕩蕩平平出

於私則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廈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庸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蹈尾披鱗誤撓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撓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撓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且皇上真可以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爲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今乃外戰

天下之公論內戰皇上之私恩本旣不足取信矣而儉王者流仍投閒抵隙百方媒孽卽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己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皇上將亦謂臣下議己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卽言者得罪於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許人議宰執大臣胡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其齟齬杌隉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蓋有所重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睹記如前所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今辭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而行險僥倖者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者僅僅幾人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習美於斯爲盛當以爲慶而不當以爲

憂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也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要亦晚節不終抑一節自喜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齋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歎也儻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儻皇上不以晏安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儻何尙書不以己私傾辛都憲則德新等不言儻邵給事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儻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儻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參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啟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

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有識寒心何得詬建言者爲弟子唾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之命而瞞心昧己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旣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鄒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卽有舜禹無鄒趙曾王卽有皋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過以爲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風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爲常下以端言正色爲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慣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瀾翻遺唾曰少年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卽如嚴張鄒趙曾王豈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艾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

哉且敷教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爲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反甘爲妾婦而不辭何無恥之甚也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今時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度彼又將蕩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乞墦勾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足苦爲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爲紀綱風俗已埽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寧有急於此者允竊觀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舍頗無固我如同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升祭酒不四年而升光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諫冊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升光祿丞者不爲禁也他如蔡君時鼎姜君應麟孫君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己地非必皇上意

也若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太師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君允貞李君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充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皇上將大有爲第其才太高其見太執信一己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真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啟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己而後求諸君無諸己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說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說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

拜教矣唐突抵冒無所逃罪臨緘曷勝惶悚之至
論童儒考事書

蓋今天下風俗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士習士習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始進國制學使者按部則童儒雲集待比郡邑此始進第一步也今日之童儒學校諸生之所自出也今日之諸生公卿百執事之所自出也必其始也常有以養其凝靜澹泊之志然後其仕也能不先身而後君必其始也預有以消其欲速躁進之思然後其仕也能不曲學以阿世以今而觀竟何如也居易俟命之學亡行險僥倖之機熟自其始進卽事干求貴者市勢富者市利惟其勢利一無足倚乃始付之無可奈何而卒莫禁其咄咄無聊之況嗟嗟當其囊螢映雪朝誦夕維兩目爲穿寸腸欲嘔則繩樞甕牖之子萬苦千辛終身竭蹶而不足當其登壘乞墾蠅營蟻附雁行而列魚貫而升則膏粱紈袴之子轉盼拱手一朝坐掇而有餘靜言思之良可歎也雖然求不求在下聽不聽在上下焉者業已

求之上遂因而聽之上焉者業已聽之下愈因而求之冷面難施熱心易蔓相牽相引日甚一日跡不肖少時所覩聞視之故老之所傳則既異矣跡不肖今日所覩聞視之少時則又異矣嗟嗟投牒自進非古也有識者憂其純任文詞蔑棄德行教化陵夷職此之由方議稍進而兼用兩漢孝廉茂才之科更進而專用成周鄉舉里選之制敦本尙實還於古初奈何區區文詞復不以公法從事而以私情假借耶且仕宦者卽位極師相豈不皆發跡於童儒童儒甫試之初豈不多發跡於貧賤此情此景戚戚動心奈何以假借爲也嗟嗟涓涓江河星星燎原旣已江河燎原矣又將若何妄意物極則反易窮則變今者正其時也不肖兄弟間與同志語及輒相對扼腕不勝杞人之憂恭遇台臺至公至明無虐無畏百姓徧爲爾德多士樂且有儀竊喜拯溺救焚傾否亨屯台臺眞其人也伏願台臺惜朝廷之公典懲末俗之私情抑奔競之頹風恤孤寒之隱痛鑑空衡平妍媸輕重聽其自取而廓然無所與焉幸

甚幸甚或曰世不乏賢其硜硜好脩不屑干謁者蓋時有之而童
儒屢屢發憤露呈以請當路亦稔知之矣何煩爾嘵嘵爲也不肖
竊謂不然好脩者子特自持或且見笑爲迂何足以風其下陳言
者形影自憐甚且見目爲戇何足以動其上然則破百年靡靡之
習快一時顛顛之望非台臺不能也不肖是以仰體虛懷俯竭愚
慮台臺庶幾反復籌度斷以必行使江南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常
郡始使常郡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台臺始使天下士子以請謁爲
戒自江南始使科場士子以請謁爲戒自童儒始於以磨礪士習
轉移世道其所裨益詎淺鮮哉

與華國博

楚侗先生允素所私慕第允近閱譯異編見此老有紀夢一章謂
天爲斯道而生王荆石鳳洲二名世又爲二王而生曇陽反復數
百言大都夢中語也某不曉所謂且夫孔子夢周公彼其心乎經
世也莊生夢蝴蝶彼其心乎出世也耿老之夢曇陽豈無所用其

心哉程子曰夢寐上所學之淺深今姑無論曇陽淡之一字爲宗
祖陽明良知二字爲子孫亦無論世味心易淡名義愛好心難淡
說玄說妙白日做夢試卽此夢清夜思之則其淡不淡良不良易
不易難不難可見而於學亦思過半矣願私以質於公毋笑癡人
前不得說夢也何如何如

上耿中丞

蓋不肖自總角時從父老後耳門下名聲熟矣丙戌之歲不肖方
僥倖一第而門下適貳刑曹友人薛子迎劉子以煥輩數數道門
下獎掖後進盛意不肖感動肺腑思欲望見顏色以奉餘教顧念
門下方爲世嚮用若不肖末學小生無端游大人以成其名是不
足以事門下而祇足以辱門下也以此屢發屢輟竟趑趄而不敢
進雖然門下萬物一體之仁不肖誠結於中心不以須臾離也終
不可以當不肖之世而失門下偶因客問有及門下近事者不肖
輒藉手介述補華君以請焉私衷誠願得門下一轉語不欲使先

生抱不白之疑也夫門下之去海忠介未遠也鄒黃門章疏可覆
視也居海公之位則懼死有鬼責味鄒公之言則懼生有人非如
客所稱或亦門下他山之石乎皇恐唐突殊不宣次

客問

客有問於不肖曰南御史大夫楚侗耿公何人也不肖曰今之賢
人也客曰何哉子所謂賢者不肖曰姑無竟其詳卽近者救陳公
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三中丞參王御史藩臣詢謀僉同亦其概
也客曰此正余之重疑於公而不能釋者也不肖曰有是哉客之
迂也奚其疑客曰治亂之大幾有二一曰人才一曰言路故雖言
官不得苛論正人惜人才也雖大臣不得脅持言官通言路也公
之救三中丞則似其參御史之不投揭則非且以御史而苛論三
中丞當世之所冤也以臺長而脅持衆御史當事之所欲也今將
白當世之所冤而迹於逢當事之所欲庸愈乎不肖曰凡人避嫌
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公言苟是猥以當事爲

嫌此瓜田李下之見何足以窺公之寥廓也客曰不然聖人之不
避嫌也以成其公公之不避嫌也以成其私昔我太祖高皇帝雖
寄言責於科道初不以言名官如古諫議拾遺之類仍許諸人直
言無隱無得阻當無非所以防壅蔽之漸也故六部各官咸書其
部勢若相屬尙不令屬官言事呈稟堂官頃歲創爲此禁已浸失
高皇無得阻當初制矧御史分書其道原不屬於都察院此又高
皇專責言官之指尤不可以呈稟爲例也正德開閣瑾作威矯諭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仍令南京都察
院一體遵行罪惡滔天不容於死公號爲賢人寧不解此乃借口
於三中丞而謀申敕閣瑾之故事蓋方今將順當事之徒類不乏
人未有若公之巧而文者如是而託於聖人之不避嫌乃邇來鄉
愿道學詖淫邪遁之常談子奈何爲其所欺也且子所稱三中丞
誠賢其能有加於剛峰海先生瑞乎王御史之論誠過其有甚於
房御史寰之論海先生乎方足下輩合救海先生時公數數以爲

小事不足言何獨以申救三中丞爲大事哉不肖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公居都察院之職言都察院之事自關大義不肖輩甫釋褐未沾一命便爾嗶嗶公以爲小不亦宜乎客曰不然公昔日之所譏非以職不在也今日之所言非以職在也蓋海先生之出也屢疏譏切時政如云諸臣皆貪風俗中人如云禁餽遺懲貪墨此等事一首相一吏部行之足矣皇上諄諄究竟不行何故此犯當事之忌者也三中丞雖賢有譽於下而無忤於上非當事之所忌也公之去彼取此意固有在非以職之故也假令以職之故余請有以詰之往張居正用事中丞勞堪承望風旨陷殺洪侍郎朝選其可憤可悲可爲痛哭可爲流涕十百千萬於三中丞之被劾及居正敗伊子兢爲父頌冤上下其奏讞獄之日公適貳刑曹正宜執三尺之法幽雪貞魂明斬奸舌爲後車鑒乃舒尙書化龍堂議右堂陳公瓚副郎李君懋檜奮然吐其不平而公輒袖手冷視仍徐頌勞堪之美以爲解何不忍於賢人之被劾而反忍於賢人之被

殺也豈亦非其職乎且公爲臺長果欲振肅風紀凡御史言而不當并宜爲皇上爭其否卽言而當亦宜爲皇上爭其可故李中丞材賢聲素著一旦坐首虜註誤天子赫怒坐以大辟凡在人倫靡不震悼科道合詞申救天子置不省也公竟怡然安之不爲爭也豈亦非其職乎禮部郎高桂刑部郎饒伸力陳去秋順天科場大壞主司欺罔諸賄託附離醜狀一以削秩一下錦衣衛打問除名爲民科道噤不吐氣更有攘臂而疾攻者公又怡然安之不爲爭也豈亦非其職乎據公近疏稱引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職專糾劾辨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如李中丞之擬二部臣之貶黜冤枉乎不冤枉乎如考試官爲當事奴婢科道官爲當事爪牙公平法乎不公不法乎會典之意重於不公不法公之意重於不揭不投此出何會典乎公又稱投揭爲相沿舊規亦自知其非會典矣則王御史之不投揭有何可異乃遽怒其弁髦已怒其易己之不足與議怒其謂己之職掌無與於糾劾而遂無顏立

於臺臣之上乎且糾劾自公職掌公欲糾則糾欲劾則劬誰得而禁其與不與何關人事而以爲御史罪乎公又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如前云云公之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從來已久公自任故有良心何以覩顏尸位至今不去乎豈投揭則得其職得其言不投揭則不得乎若曰公惟愛惜仁賢耳非專爲不投揭也則方萬山之論罷陳中丞也一年於此矣王麟趾之論去徐中丞也又將一年於此矣公旣不能自安何以遷延歲月至今始發乎且藩臣未論周中丞之先公嘗再以疾乞休矣設廟堂果聽其去是終不能爲徐陳兩公申一喙也於心何遂能自安乎矧公於萬山則曰可原於麟趾則曰可原而獨厚誅於藩臣其情寧不明甚矣哉嗟乎若三中丞者其亦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其亦不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余聞公官長安時有門生某某爲御史相率求教公第曰予欲無言御史退而詫曰果爾應饒爲之何煩指教傳者以爲笑談今日之舉

要其故智而詭祕有加焉子奈何爲其所欺也昔鄒給事元標之薦公等數輩也有曰諸臣功成一篋無負臣知人之明諸臣自玷晚節在臣不失爲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拊膺太息對食罷筯傷公之自負而服給事之先見也客氣彌猛詞彌厲不肖亦爲公耳逆因好謂客曰客言且止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肖將序次其語質之耿公耿公必自有說請從容竟客之言

小辨齋偶存卷五

小辨齋偶存卷六

書

與鄒大澤銓部

讀學靜四解具見吾道之憂讀銓事十記具見世道之憂

又

弟幽居岑寂時共叔兄懸想足下弟閒中無事稍稍溫尋舊業料理學問邇來反覆體勘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只被無善無惡四字作祟君子有所淬勵卻以無字埋藏小人有所貪求卻以無字出脫明道先生所謂直欲和這些秉彝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者正今日講學家所傳祕法眼也弟螳螂怒臂何堪車轍乃一腔隱衷良自憤悱狂語一通小見己志敢以呈上幸惟教之

答羅布衣

昨承賜教諄諄真是藥石之規捧誦之間不勝佩服至謂吾儕議論不當以同己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不當以異己者爲非而不

復取其是尤爲透的雖然僕亦有鄙見不敢不就正之足下謂孟子斷夷惠爲百世之師而隘與不恭又謂君子不由鄙管晏爲曾西不爲而不召稱管游觀稱晏又謂其有足取以是見其朗日晴空毫無凝滯似也獨不曰距楊之無君墨之無父斷斷乎甚之爲禽獸而略不假借乎更何害於孟氏之朗日晴空毫無凝滯也蓋異己之中自有差別取是之中亦有差別不可不早辨也今有人於此且爲楊朱且爲墨翟乃欲於無父無君之人而節取其有父有君之是正恐是未必得取而反陷於非也豈不惑之甚哉足下又曰激之爲東京之節義而炎祚已促矯之爲南衙之清流而善類竟殃分之爲洛蜀朔之三黨而紹聖之紛更遂起往弊如斯昭然可鑒而今之儒者復蹈之此正今世道學內溺於富貴利達而外附於道德仁義者借此等口吻以便其私而禁錮爲善之路僕方欲痛哭流涕於其傍而足下奈何復爲此言且夫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

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豈不與於小人之甚哉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此說一行不至率天下而盡爲胡廣不已也若僕則曰炎祚雖促而終有不與之俱促者善類雖殃而終有不與之俱殃者紹聖雖紛更而終有不與之俱更者則諸君子一激一矯一分之力也大抵世之儒者率以成敗論人物而不以是非論成敗故其言往往蹈此不意足下亦爲所亂僕於足下所稱同己也僕亦何貴乎以同己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哉幸卒教之

答友人論鯨閣

承論心迹之說弟實未有知弟之所知者天子孤立於上而背公死黨之風日引於下病在膏肓恬不知怪可爲長太息耳丈以吳

趙之論楚張與近時言者之論鯨張迹而比之願丈之無易由言也夫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反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君側之所喜則其迹其心俱有可原也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庇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居正之所仇則其迹已非更何待推其心哉且本欲去鯨張者柄臣計也而馬御史故襲呵佛罵祖之機愚弄聖明吁何其甚也文一則曰盡其在我一則曰無以處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哉言乎抑弟不患丈之無處而患在我之難盡也夫盡其在我非可以虛辭借也必將正己而不失獨立而不懼者也設丈在位偶值鯨張之事舉朝方如醉如癡爲柄臣頤使丈縱不當先爲逢而其長業已持之丈卽署名則忍於欺君卽不署名則敢於逆相不知丈何以盡其在我也推此類具言之則所謂我者亦大彰明較著而一切含糊籠罩之說自無安頓處矣弟一隅之見每每如此亦惟可聞於丈而已丈曰吾輩且置之弟謂如弟輩可置丈輩恐竟不可置也幸再裁教

復李見羅先生

往元冲父母職述而南獲承手札備悉門下引掖後進盛意方念不及嗣候乃辱記存憫茲悲苦更蒙寵儀光賁慈靈哀感何已不肖幼從叔兄之後稍欲有所請事每見世之談道者芻狗躬行野狐性命心竊疑之已而因元冲受門下大學古義已又因澄海唐曙臺受石經大學反復再四始信學問原自正平而依傍蹊徑者似不免有礙於大路也門下多難般憂動心忍性其於知本一義當有益臻其妙者且文王居囚而易作箕子爲奴而範陳古來大聖大賢往往以一身之窮而開萬古之通門下豈有讓哉如天之福門下曠然荷被恩詔則劍水梁溪亦異時之鄒魯也會須負笈宮牆不止僅僅私淑云爾肅言布謝祇增悚息仰希照亮不次與徐孺東符卿

門下仁心義膽冠冕人倫僕幸託於氣類之末獲侍下風誠千古大快奉別以還忽易寒暑有客從貴溪來稱說門下方掩關參玄

此意味大自可想僕辱愛誨不敢浪擲日月稍稍請事六經第心粗氣浮苦不得其門而入念惟門下靜中端倪直造先天何以發我瞶瞶也昨聞南皋鄒公與門下有廬山之約今且何如鄒公真正豪傑僕居恆視之若在九天之上世道人心所仰賴此公不小卽此公亦必始終以天下自任斷然不欲以萬死一生之身輕爲轉移但僕向游京師有一長者爲僕言鄒公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氣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以鄒公之周於德萬萬非邪世所能亂而復嗒嗒爾爾者正以敬鄒公之深望鄒公之至不覺吐露狂臆而不自知其過也門下於鄒公知契極篤僕輒因而有請焉僕竊謂鄒公但將當初一念自磨自勘儻發自

血氣乎當默默淘洗不可輕出諸口以概義理之怒儻發自義理乎就此直養無害便是天下第一等聖賢第一等道學不必舍此而更求神化也門下以爲然否率爾附候併佈其私以就正於門下乞門下有以裁之

答孟我疆比部

屢承面誨時動深省迺者辱投贈言明以孔子相助此門下肫肫不倦之仁也鄙人卽不敏能不從事第門下之所主大段在委吏乘田之事而鄙人之所偏大段在春秋沐浴之義不知於此之際爲一孔子乎爲兩孔子乎願學孔子者將學其一乎將學其兩乎一而兩兩而一門下自有獨解非鄙人所能測也請卒教之

與唐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先儒有云王道本於誠意又云本心爲萬事根本傳格致者乃獨本修身何也蓋經文齊家治國平天下緊貼修身說來故傳者斷自修身語勢自當如此其實正心誠意在其中矣夫抵修身有偏

言者有兼言者八條目互舉修身偏言之也格致傳單舉修身兼言之也故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推此類可見若以其偏言者例其兼言者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且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彼心意豈可匿之物哉

心學之弊固莫有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則所謂如見肺肝者又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易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咸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夫身不能必其皆修必不可以不修身之故爲身諱心不能必其皆正必不可以不正之故爲心諱意不能必其皆誠必不可以不誠之故

爲意諱與其諱之而以妄廢真孰若勿諱之而以真救妄也願卒教之

與郭希宇中丞

向承門下問不肖於菰蘆中此意殊不薄也爾時恩恩布謝未盡欲言嗣後不肖又爲家慈衰病尋罹大戚無能申候其於高義獨心藏之而已方今世局推移向來建言巨公爵位日益聞望日損遂令當事以言者爲易與轉加詬斥所謂吾黨有過未易專以尤人也門下不流不倚卓然其閒碩果不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敬因敝鄉葉繕部玄室之便聊布積悃祈門下教之葉君矯矯介特自是南方之雋門下試枉而就之其必有合也恃愛狂率併冀宥亮不次

答王介石司理

蓋弟交於延之則知有足下不待傾蓋已如故矣乃客歲從家兄受讀大教何足下之惓惓不減於弟也彼其中誠有以自結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入官後磨勘向來意思何似道本員神近爲一種鄉愿之說插入往往以宛轉世情爲變化氣質以遷就已私爲變通義理病在膏肓雖有志者難自解免不可不猛省而力防也足下職司理刑號爲小御史天子以御史爲耳目御史以理刑爲耳目耳爲萬聽目爲萬視不暇具論乃其一舉而足以風動吏治者莫大於舉劾有司官員之事一舉而足以風動士習者莫大於薦舉地方人才之事所謂舉劾有司官員者不但纖悉於大吏而已丞尉之中有能潔己愛民者破格表揚其關於吏治尤非淺也所謂薦舉地方人才者不但纖悉於科甲而已布衣之中有能潔身修行者破格表揚其關於士習尤非淺也足下誠輔御史君設誠而致行之將上有善政下有善俗自無刑之可理矣足下以爲何如弟以母氏衰年多病有負朝命延之以前有十年讀書之請又以弟不俱出頗有難色弟謂學校之任正堪讀書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吾輩當看同心處如何何論形迹耶延之以此幡然就道足下於此亦可占吾兩人趣味矣延之襟懷坦蕩遇事剛果自是任道之器足下相見幸勉其所不足弟閒居無事奉親之暇且反求六經究觀身心性情之間以別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若不敏之資未知所入也足下有以教我敬引領以俟

答李還素民部

蓋弟往從都門曾一再奉風旨私志大雅無日忘之乃客歲王玄庵來辱足下儼然懷之好音獎借盈溢誨勞肫懇何足下之臭味不約而同也足下邇日意興何似弟爲老母衰年多病方忤朝命天下事正有公等在耳昨足下來教云天下事尙可爲於今爲甚程伯子真聖人矣誦此三言具見足下憂時之思救時之用雖然有程伯子之志則可無程伯子之志則愿也若論吾輩下學規模則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畢竟所差不遠且眼前世局揆之往時益不堪論弟嘗妄謂今世大患不在於敢爲小人在於

小人而敢自任以爲聖人耳足下業推赤心置我腹中弟能不推赤心置足下腹中耶因玉池年丈行聊布狂臆玉池自是吾黨人物幸勿以其爲給諫而失之草草不次願言珍重

與岳石帆繕部

昨冬讀大疏稍紓向來憤悱但箇中不及丁勺原則何以故弟細思蔣文選之去固是天機畢竟題目未正蓋此君誠非真爲清恐亦非恣爲貪者也惟以大計題目去之始無遺憾耳且使此君果貪不過庸人之陋習至條陳考察事宜兩疏借好名之說推正直之氣快當事之欲錮爲善之途流毒之心貽禍世道險亦甚矣險之罪百倍於貪似不宜舍彼取此故律之以險則彼無所逃於理君子卽不幸而負亦負得分明律之以貪則彼有所逃於事君子卽幸而勝亦勝得鶻突大抵君子舉動止有正誼明道成敗非所論也如何如何夫銓部之爲政府用從來久遠矣自陸五臺孫立峰陳心谷二三者碩以公論收之於上鄒大澤趙儕鶴諸君子相

與協贊之於下壬辰之外計癸巳之內計甲午之廷推其赤幟也故政府積不能平多方齟齬二三耆碩齎志以去迨孫立亭爲政始抱銓部之權一朝奉之於政府乙未外計亦其赤幟也故立亭在事而後政府有不曲護司官之獎有司官皆謹慎奉法之獎而後楊都諫明目張膽力攻其所異首發大難之端一時臺省中風狂走迄於今年不可破者凡以政府爲之地也似不宜專其責於銓部而寬其責於政府也如何如何且年來不測恩威或出於聖明反本窮原實政府不便於異己百計逢迎之及其弄假成真乃欲以虛詞飾語託於救解之迹籠絡天下之耳目令惡聲偏歸於上爭端踵起於下而已獨處於無事朝廷與天下爲蚌螭而已且爲漁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答彭旦陽儀部

足下謂我大體已得七八似未必然其以應用不足規我則弟生平大病也足下向言尋章摘句朝誦夕惟終是經生近言調攝血

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足下注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能不爲足下重懼哉弟近來頗無徑悟只信得六經義理日益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處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而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而出斷非真經濟孔子所以好古敏求而惡夫何必讀書者也故爲足下者以調攝爲主而以誦讀爲助則可以調攝爲務而以誦讀爲仇則不可弟敢以此自效於足下足下無復曰經生之談云耳

又
道學兩字自是吾輩家常茶飯近來卻被曉人做壞墮入鬼關昔賢謂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昏夜乞哀以驕人於白日弟則謂今之求道德仁義者白日乞哀以驕人於昏夜世變轉惡良足長吁要

之吾輩姑務自鏡無徒徙宅忘身爲也

與丁長孺中舍

年丈春來意氣何如以年丈識局大可有爲山林事功願早圖之也弟尙記往年請教於荆溪萬履翁翁應之曰吾輩向來也只是搭過其言最便易最肯繫弟懷之二十餘年竟不脫此兩字今拈示吾兄當謂然否小草二冊附博一笑別具家兄簡中者不更及答會金簡儀部

沈祁陽歸拜手翰之辱空谷足音喜慰曷似至以大學忠告見貽尤感年丈之不以多姦而棄我也弟嘗妄意陽明先生提良知似虛而實見羅先生提修身似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真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者也今鄒南皋全用埽法而年丈半用接法正不妨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如何如何與王澹生銓部

時欲浮剡溪之棹時復不果恐君家子猷先生笑人耳閒居無事
間寓目門下代庖錄竊以爲非有三代直道而行心胸未堪辨此
所以發我憤憤者多矣欣幸欣幸春和景明東林大有佳色未識
文從能扁舟一過否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率言申候不盡

答岳石帆繕部

武穆之後也向隱岳爲樂今請復之

年丈遂復稱岳開緘見字頓令兩眼光明快不可言小草尙慙鳶
飛魚躍年丈何謂見所未見也如命并說義奉上數通望教之外
呈朱子二大辨刻蓋弟生平積悱此中機竅恰於目前人心世道
煞有關涉年丈或與同志重加參證更得高論弁首益廣其傳最
妙事也弟嘗見彼氏流行內典牙籤細帙動費無量而吾儒家殊
爾寂寂近徐玄大梓四大儒全書真稱空谷足音更唱迭和非吾
輩之責而誰責哉

與周仲連孝廉

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足下立身之始宜

豎志定意一切利害得失姑無論義理亦有造物者主之彼炎炎
者何能陶鑄我也語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洵是
有味世道人心愈趨愈下顛倒猖狂牢不可回蓋昔之爲小人者
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吾輩更不主
張或不免跳入百戲場中又將誰望耶足下素負嚶嚶每以古道
相砥礪故弟不敢以世俗事足下否則弟當三緘其舌矣

與丁長孺中舍

丈以弟爲日有把握全未全未丈云年來日見自己病痛又謂弟
云試語我切實下手工夫知得病便是藥下手工夫孰切實於此
雖老生常談亦可作聖門真訣也丈以爲然否弟卽強從吾丈諸
同志後妄意進步而形神堆堆趕奔不上所望丈時時鞭策耳承
齒身我時藝良愧良愧丈固大匠也肯屬而和之乎佳茗歲貽令
我口慚使旋敬謝

答王赤江太學

弟長日北窗假夢南華恍惚見故人有以數行貽我者覺而覺之則翁丈使翰至也豈七年千里一朝面談消息甚大耶翁丈高才厚養久困場屋不知蒼蒼亦復何意甘生之十二太公之八十各自有時翁丈視甘生已大遲視太公尙差早今日正望於後生叢中吐一口氣如宋陳龍川故事耳弟不能游言信翁丈不以游言目我也偶編得朱夫子大辨呈覽小草會語漫往博笑侑以菲物四種幸陋入之翁丈三場畢後便過梁溪待捷相與劇話積懷最快勝也願望願望

與岳石帆繕部

弟數年來病懶成癖出門數武便若百里雖時念年丈僅從方寸閒對晤耳今者弔海洲兄之喪極欲一過昆仲而目恙新可動應未負有負本懷如何秋閒景逸丈實主東林之會定須相聞年丈業已卽吉知不難尋向時故事也卽且解維畱此代布令弟老丈沈繼老馬廓老諸公煩爲弟叱名道不克見之意懇懇齊景公有

馬章說義一通漫用呈上聊當促膝願昆仲教之昔陳元誠謂魏莊渠先生曰學者之志須如伯夷餓死首陽方可入道弟每誦斯言毛髮凜凜我輩恃聖恩寬大含哺鼓腹尙未齧箇中滋味真是討債秀才也何以消受統望盡情指點使弟奉以周旋幸甚

簡錢啟新御史

昨奉教具見兄近時得力處兄精神局料不啻十倍於弟旣認取把柄到手何聖賢之不可爲弟苦眼高手生進寸退尺雖稍稍影窺要不濟事願兄痛下錐剗不容絲髮藏躲最大快也目前吾郡友朋之多恐從來僅見且并蒙聖恩寬大假以閒身似非偶然若更當面蹉過眞成辜負矣妄意縱談兄謂如何

簡薛玄臺國博

弟與丈累年離索兩番合并益覺丈仁體流行喜甚喜甚內典自不妨一涉但口滑耳頑最箇中大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意慮深遠幸丈勿好談之

又浮光并駕千里咫尺今者卻成咫尺千里聚散事大無常迅速得
文言及重憮然也丈與玄室兩賢相處可謂金玉其相人各有短
亦各有長朋友閒須去兩短集兩長方得實益若守住故吾到底
與閒追逐無異也弟好爲此言而褊心難正願丈盡情鍼砭耳丈
力辭考官良是良是大概眼前時勢正我輩儉德之時但求不愧
本分已是大難更不容外面襯貼些些也聞劉大夫最好相處真
是樂事所云俸金會須決意辭之吾人立身行己豈容一向滾滾
度日子耶

又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世途嶮巇吾輩一
轉眼便生荆棘足下始進姑且守中以俟時發弟非勸足下阿世
者也曾見湖廣錄否其指絕蘊藉懇惻最令人有動心處於斯之
臻稱獨步矣敬以一冊奉寄試共長公參之以爲何如

又兄見過於智心安於仁凡弟所云乃責備之義要於兄大體無干
也不必自是不必自非在以大公順應四字消化之而已兄有玄
室朝夕自當日進獨弟離羣索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如何

又善卷之行可稱絕勝恨丈不共之耳豈吾輩尙有俗緣而丈清風
出人卽樂山樂水猶爲染俗耶成公書如命付去頃陳斗原亦曾
乞一二緘往南中弟並無侑之者不敢以處己亦不敢以處人也
如何如何

又方意足下日坐青氈共二三子尋舞雩陋巷故事大白有致乃不
謂有賈生云云令人扼腕要以有足下鳴其不平卽賈生之日月
自在也文石間以書至亦殊以足下爲念此兄明快過人當不會
墮落耳弟向與足下促膝往往從善諫中蹉卻實益近默默省察

足下一言一動俱弟藥石方將步步趨趨不敢不努力也天下事到頭可知業不足置意惟吾輩各取所長無護己短向宇宙內大開眼目或不枉出世一場耳何如何如

又兄以浴乎五牧者爲假涇凡乎涇凡亦何易假也弟生平拘拘偶然露出狂態而又不蒙兄喟然此後必得中行而與之矣承教終當服膺兄姑無夷我於方之外也

又屢中方人自是端木家風必欲將此作顏生公案終是客氣未盡耳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武侯教令寧可不勉大要弟失之太疏兄失之太密玄室景逸乃吾師也如何如何

又弟自取其大要之兄之督過亦非小也知尺不如行寸此真名言但不可靠予欲無言公案將吾與回言終日一段意思抹殺耳習

氣深重吾人通患自今須如孤軍遇敵痛戰一番不得悠悠也浮光題名遂同吾錫兄尙可以三吳第一人遮面弟則何堪與兄並哉一笑此月二十四日弟將有事邑中文能相逢於九龍峰下否儻得玄室丈共之尤所樂也

又兩儀先後亦是文義一事文有概於中異日可面叩耳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箇題目光光抹殺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說起著述便道名根不知日用動靜誰非著述丈以爲然否下榻之談了無形影人言果不足盡據也天且雨陸走未便白下之使姑暫徐之行者不便攜書弟僅有一扇耳

又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也所論俞諸兩君俱屬實際弟無以易頃

見葉玄室移景逸書亦不免墮入玄妙窟裏世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幸而得一有志者卻又爲魔說奪去痛哉痛哉景逸見極真文石穎悟絕人一超直入皆的然維道之器弟與丈須共相切磋立住脚跟不可遜也弟將以來月初六七閒過宅同往荆溪便中幸一聞之文石

又別之夕過雲從其許葉苗三兄夜話轉念不可無足下耳其明日入鄉矣州大夫之意自是眷眷但往來屑屑昔賢所誚我輩安可更墮落此中知足下同之也聞學道急欲丈往丈事體稍與弟別宜何處焉弟答州大夫書如命奉上

又足下治家園良是弟邇來亦絕無得力但嘗玩洗心退藏之句意中每有無限自失處兄以爲何如右武果然快士兄以顏子律之真藥石也率此布復併致謝伯兄

又

直諒之規難得於世久矣不圖有汝陽君一則以喜吾德之不孤一則以懼充義之未盡耳弟近懷略具小草並往就正伯兄但作漆園達乎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

簡高景逸大行

伏承手示如對面談不肯向來頗妄意著述乃今反復參取無開口處何以似吾丈也吾文章編當且幾絕俟秋涼圖促膝叩之

又

昨帶月過我溪頭此誼甚佳惟是弟不能爲主乃更爲客卽世情可略頗亦太簡矣吾鄉自文莊公後學問寥寥頃見吾丈意味肫肫斯道之明於是乎兆曷勝欣躍儻有同志如丈者閒舉月會以解離索實弟所願侍也

又

客歲承教言弟蓋思之累月而竟不能更端以請益於足下不得

其閒也夫論道以中則豈復有他說哉但弟生平左見怕言中字以爲吾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蓋落腳卽是中行惟聖人天理渾然毫無私欲則可自聖人以下便有許多私欲糾牽所以孔子告顏子曰克己而其稱之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緊要工夫自是如此若不向私欲處悉力斬絕而遽言中行所謂藉寇兵齎盜糧未有不敗者也足下資養純粹大都是中行體段當不類近世之爲但此意切須檢點庶幾將來不認賊作子耳愚者千慮姑以請正足下以爲何如昨友人寄到唐曙臺所編刻二程類語頗便觀覽敢奉上一部

又承兼老寄來新刻可謂正大見天地之情且喜向來涇涇謬有符於諸君子當車有人卽螳螂亦堪託一臂之力矣幸爲致謝朱子大辨二緘分奉徐朱兩公并爲轉上

又見手札及商語引何內省之切也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不可畱在胸中爲悔此意亦不可不知耳

又日來吟風弄月大自得趣弟卻自覺諱語太多殊妨道器此橫渠所以致戒於東銘也如何如何

又曾見趙彖史彈文否何善變如此石帆兄何以破之若不將大計題目盡情發揮便落劫矣

又不晤許久時時在念及會面又復默然要以道理經古人發揮已盡直是無開口處顧力行何如耳

又荆溪竟不果行文所見良是卽此小小動定道理無窮信乎精義

之難也朱子語略及荆川所鈔似爲家兄攜去有學的二冊乃邱文莊所次殊有條理文試閱之何如

又
冢宰定於陳心老良善頃見朱黃門疏其中乃有種種異哉內閣用翰林冢宰用別衙門尙有相持之意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奈何又欲并歸一路以行其私乎

又
趙君參選君本昨見其詳貪污之迹恐未必然但麻馮去留不可辭耳大計一節亦微示意於彌天網中論者或更有春秋未可知也弟奉晤當不出初十左右勿令邇齋季思先往洞庭虛積懷也
又
時事益覺駭人不意此君遂作鷹犬之尤也老婆心切未易冷落奈何奈何天下事儘無窮卻悔當初粒米狼戾耳

又
昨者聖明遇災思懼將別用向來得罪諸臣此真美意乃頃見部疏如某某猶然臚列而舉吾所知如錢起莘岳石帆反不得與卽人各有見豈宜謬戾如此吾輩立身行己誠不以取舍爲重輕第當事舉動爾爾更爲世道添一隱憂耳生平負一片熱心無可告語便中附及不盡不盡

又
此老氣象已是如此乃其窟穴真足下所謂口欲言而未能者信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且勉從集義上用力庶幾發揮有根耳日月如流轉眼閒便與足下有離索之感意欲於二十一日候足下過綠蘿菴中一談且已寄聲玄臺矣

又
綠陰青野誠足消暑然我輩學問須在火坑裏乘涼文真其人也如弟反悠悠無得力處耳時事復一變此後當漸入佳境矣如何如何經略人多少其才然世號爲多才者亦止了得自己富貴耳

若果心真造化可回也

又

玄臺近有聞否昨張文石書來津津論學其所見直自一刀兩斷絕不作葛藤態未易得也渠甚欲與足下一商敢以其來柬三紙奉覽幸其參之

又

玩所與遠兄諸書真切懇到實用力者自別弟念自束髮從叔兄後妄意問學今二毛種種矣猶然故吾也今得丈如此夾持將來或不枉過一生耳三時記奉上中間所述少湖自麓諸先達語真吾輩頂門鍼也三復喜幸又恐徒作一場好話看過辜負兩翁如何如何

又

二麥少收三時亢旱米價日增人情日洶聞趙父母嚴閉糶之禁有粟者既不得專其利足下倡平糶之法無粟者又幸得沾其惠

甚盛甚盛但趙父母能使有粟者不專其利而未必無粟者之沾其惠也足下能使無粟者得沾其惠而未必有粟者之盡如足下也足下儻以平糶之說告之趙父母趙父母以平糶之說勸之各大家則以一邑之有餘補一邑之不足其事易其功普豈不快哉惟足下裁擇如何如何

又

綱目最宜檢點向愧未及丈讀時或有與朱子異同處幸隨意記存弟當從容請教耳無善無惡四字干涉頗大願丈從頂門上下幾語爲望爲望

又

從前聖賢論學只是平鋪地放著自有意味若大驚小怪妝模倣樣舉似聖賢何啻千里程子云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正謂此耳大疏今始詳讀一過直是腳踏實地任人喚作宋頭巾到底不失本色真近時對病之藥也

病中簡叔時三兄

弟病已去十之四五朝來理髮且落其半引鏡自對鬢增二毛矣
人生真如朝露耳因思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也食
忘憤憂忘樂不知老之將至庸人也釋氏空諸有老氏後其身皆
知老之將至者也而今高不耐爲二氏下不耐爲庸人中不能爲
聖人方且混於知不知之間其如之何病閒偶占得應盡須盡吟
聊以寄興兄一正之

小辨齋偶存卷六

小辨齋偶存卷七

文
題坡翁儋耳小像

東坡一日訪黎子雲途中值雨乃於農家借箬笠木屐戴履而
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謂曰笑所怪也吠所怪
也

噫嘻笑所怪者婦人小兒也以笑爲常者東坡也吠所怪者邑犬
也以吠爲常者東坡也彼自見其怪我自見其常所以寧與農家
共箬笠木屐而不與章惇呂惠卿共冠裳也噫嘻

讀秦慕橋生傳

余觀徐君子儀所爲秦君生傳秦君者其古俠士之流乎乃徐君
又謂秦君交於諸公卿閒特知其善植花木而其善植節義則公
卿未知也夫徐君者豈遂以諸公卿不知秦君節義爲秦君憾耶
愚謂不然夫古之俠士多矣余不暇枚舉其著者則荆軻爲燕太

子所知聶政爲嚴仲子所知郭解爲關以東關以西所知然皆用之以至於不得其終何者彼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以秦君重然諾揮千金赴義如渴竟其智力卽荆軻聶政郭解所爲何難焉乃獨能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柔之於一草一木之間而令諸公卿莫得見迹此其際微矣儻所謂不用之用非耶夫知用之用者以身博名知不用之用者以名博身名與身孰親用與不用孰尊然則秦君不以善植節義知於公卿閒正秦君之所以爲卓也其又何憾之有哉

哭魏懋權

萬曆十三年六月十有八日年家弟顧允成移書於已故天府懋權魏先生曰嗟乎先生天下士也跡其肝膽肺腸無念不在於忠君愛國也無念不在於憂時憫世也嗟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朝廷有憂時憫世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天下此其際豈易窺哉計自先生而外知之真者有余兄叔時而已自余兄

而外或余不佞季時而已嗟乎宇宙甚大人才實難人才之生知己實難不佞以叔時兄之知而知先生先生以叔時兄之知而知不佞則更難之難也嗟乎先生縱外其身奈何先知己而歿余兄弟縱內其身奈何後知己而存哉蓋昔知己之勝無過於孔顏子畏於匡顏子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先生既死則余兄弟何敢在雖然孔顏之知己以道也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之心也時值孔子之免於難故喜極而發此言耳設其不然度顏子之心又將曰子在回何敢死矣故顏子死子曰天喪子天喪子夫旣以顏子之喪爲子之喪則必以子之存爲顏子之存此孔顏所以爲知己之勝也先生之於余兄弟皆以願學孔顏爲知己也且自叔時兄交天下士於北首得先生余因得而識其面於南首得劉國徵先生余因得而想其人劉先生則亦先生之知己也今皆已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安敢自棄於知己哉嗟乎一死

一生人道之常其於先生如浮雲也余故不屑爲先生言死生之常而言其死生之際計先生非與草木同朽腐者九原之下當有知也遙望仙鄉聊致絮酒而告之自茲以往先生暨劉先生其爲余兄弟任其所以死而余兄弟勉爲兩先生任其所以生則天下萬世皆知余兄弟之與先生果爲知己也先生又何憾焉

哭劉國徵

萬曆十二年四月初二日閩國徵劉先生卒於家其明年七月初一日梁谿年家弟顧允成始克爲文以炙雞絮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知先生之名自丙子始也其知先生之實自庚辰始也其知先生於庚辰自余兄叔時始也自不佞因余兄知先生則未嘗一日不願見先生也余以癸未再就試春官入都下而先生前以憂去不相值乃先生以兄之誼騰書訊不佞當是之時余方從闈中出倦甚遂罷不答旣余抱疴南還桂苒歲月復罷不問嗚呼其宜答而不答也宜問而不問也蓋不敢以世俗一問一答之常

事先生且念先生釋服而北道出吾邑庶幾於一見以吐其衷也豈意以一問一答事先生者反得其真而庶幾於一見者卒歸於妄也耶不佞尙記先生之訊不佞也贈之牙梳贈之檀扇曰出入懷袖玉堂洗沐時相念也豈意一梳一扇猶然爲真而時時相念者杳然若妄也耶嗚呼予所謂妄或化爲真予所謂真或化爲妄則是真妄果有定者耶無定者耶余又安知死生之變不類於是嗚呼謂天無意於先生胡爲乎豐其性謂天有意於先生胡爲乎嗇其命余又安知天之生先生死先生者孰真而孰妄耶嗚呼天於賢才生之甚難死之甚易非一日而然也余不暇遠舉前代請近舉當代余不暇舉當代之詳請舉當代之略卽若劉侍講之死於獄李興隆之死於溺鄒石城之死於謫楊職方之死於市劉直指之死于戍彼其年少者不及先生壯者踰先生無幾耳則是真妄果無定也抑數先生之死信妄矣乃其所摧撼排折足以表見於天下而先生甫舉進士曾未及受職展布底蘊以歿是數先生

之妄尙不勝其真而先生之真卒不勝其妄數先生之無定者尙不勝其有而先生之有定者卒不勝其無也嗚呼先生何以死哉雖然向先生有感於江陵之恣同魏懋權及子兄叔時上書申相國繼有感於魏直指李農部之謫從廬居上書許相國亦稍稍露其概矣一勺而見溟渤一卷而見華嶽又何論乎大小之閒也先生曷嘗死哉嗚呼尙饗

祭李晉陽

嗚呼哀哉足下何遽至此極耶始余家居誦足下之文以爲此非塵埃中語也已見足下於長安舍中以爲此非塵埃中物也已從足下隸事銓曹時時握手出肺肝相示以爲此非塵埃中想也余方思與足下切磋砥礪共竟千古豈意遽先我而逝耶嗚呼哀哉往余在長安偶因時故有所憤列足下輒復攘臂其閒怒髮上指會誼有小嫌不果共事及余之罷歸也足下亟欲上書願得俱遣余謂之曰丈夫相期要在千古之前千古之後足下奈何局促且

暮爲也足下曰固也雖然盍知且暮之非千古蓋足下卽以余言姑釋此志而察其衷往往抑鬱不自聊賴嘗爲書寄余涇上曰世事荆棘如坐鍼芒除非無心肝然後能安居於此其憤憤不平爾爾蓋與余別未一年而病作及以病乞歸未一年而奄焉長逝矣嗚呼哀哉假令足下不死卽他日上得一經筵次得一臺省其所爲啟心沃心明諫顯諍者當必有以自效豈意天奪之速遽齋志以沒耶余猶記足下長安時語余曰始余困於諸生家徒壁立然恆自顧其有足樂者今一旦乘堅策肥詡詡里巷閒而自視更不勝其憂蓋足下之憂樂固有非人情所能測者其於死生當亦猶是知不足以亂足下之大全也所可恨者余與足下兩家相望近在百里第自足下南旋僅僅一以聲問比再遣候方訂會期而足下手澤已不可續矣是余與足下相遇於三千里之遙而相隔於百里之近回念丙戌之秋足下挈壺攜榼話別於行寓者遂成千古之永訣也彼所謂且暮者其果爲千古所謂千古者其果爲且

暮耶余之感愴豈有窮哉有酒盈尊有淚盈睫嗚呼哀哉尙饗
哭鄒孚如

嗚呼哀哉孚如何遽至於此耶孚如行己類狷措意類狂春秋方
盛其所切劇性命道德與夫文章事業未酬其始願之十一是余
所以爲孚如慟也然其在銓司日會壬辰大計其所揚激氣色一
時爲皇明二百餘年來曠見卽萋菲側目公論灼灼自不可掩比
移疾還里則建尙行書舍羣友生講習其中尋最上一路歲值大
祲餓莩相望則甘苦分餘率家童負薪米人視而人食之復題疏
廣募以活力所不及者其他勸置社倉有疏勸置縣河石橋有疏
眞若民飢由己民溺由己逸居而無教由己孜孜汲汲惟日之不
足也頃來輿情推轂再起畱曹駸駸大用蓋進則立功於朝退則
爲德於鄉卽歷年僅四十有九而所聲施已足以垂千百禩而不
敝視世之豐於年而嗇於植者相懸何啻倍蓰是余所以爲孚如
慰也嗟乎余兄弟自庚辰春獲交於孚如俯仰二十五年矣晤言

之好屈指可數茲方吏隱牛首雞鳴之間相望一水片葦可航正
擬以時過從傾倒三益乃今何以爲情耶以余兄弟之無似孚如
徒節取其嚶嚶之志噓拂杖拭不遺餘力庶幾勉竭鈍相與有
成乃今俾余有迷孰爲之指有過孰爲之匡耶昔東萊呂氏會友
於麗澤書院旣歿郡人卽而祠之孚如建尙行書院而額其樓曰
萬古今而後孚如蓋棺論定度必有卽而祠之者萬古則誠萬古
矣余兄弟且何修何營妄以一時而當孚如之萬古耶是余之所
以爲孚如慟者轉堪以自慟所以爲孚如慰者不知孚如何以左
之右之默提於冥冥之中令余兄弟得借餘靈以希寸進而聊自
慰也炙雞絮酒薄寫生平有盡者言不盡者心嗚呼尙饗

小辨齋偶存卷七

小辨齋偶存卷八

詩

吾與吟二十四首

蓋昔者曾點言志於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其後千五百年而程明道謂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余自束髮誦習斯語欣然會心而中歲僥倖一第悍焉有天下國家之志遂令此味日銷月鑠乃丙申夏秋之交忽遭危疾宛轉牀褥凡踰十旬夢想閒每尋二先生故事竊愧往者之逐逐而來者之尙可追也因率意成詠命曰吾與吟豈敢謂有當於風雅亦聊以寄情性云爾

只對青山不著書
鳶飛魚躍見天機
嗒然隱几吾忘我
夢覺人閒是與非

只對青山不著書
窗前綠草自萋萋
蒲團坐破何煩補
此意從來

知者希

只對青山不著書無聲無臭悟淵微閒停小閣無他事賸與春風伴浴沂

只對青山不著書江門老子亦依稀聲聲色色原無兩枉判低昂費指揮

不對青山不著書出於機也入於機會似有無雙遣卻夜深烏鵲繞南飛

亦對青山亦著書廓然順意莫猜疑無端并入莊生夢蝴蝶原來便是台

以上凡六章讀白沙先生詩愛其只對青山不著書之句有賦筆瓢疏水意何如樂在其中境轉舒古人冷淡今人笑漫被浮雲

點太虛

浴沂風雩興超然童冠三三春暮天古人冷淡今人笑傀儡場中鬧歲年

鷓鴣偃鼠總蘧蘧歸休無用天下爲古人冷淡今人笑豆羹簞食見鬚眉

首陽山下日淒淒敝屣侯封向采薇古人冷淡今人笑玄武門前血濺衣

桐江灘上雪霏霏獨擁羊裘一釣垂古人冷淡今人笑南山又見北山移

五柳蕭蕭映綠陰先生不知何許人古人冷淡今人笑紛紛爭媚玉樓春

紫芝先生年六十生平未嘗見女色古人冷淡今人笑二八嫦娥不離側

伯鸞卓爾似人龍且向吳門學賃春古人冷淡今人笑以隸相尊倒詫傭

男婚女嫁既已畢子平山游不復出古人冷淡今人笑兒孫馬牛何時逸

少文好游有奇癖老疾名山圖在室古人冷淡今人笑太山當前
眼如紉

羅沖萬金原不足君平百錢自有餘古人冷淡今人笑卻將不足
奉有餘

仲蔚蓬蒿雅沒人閉門養性略榮名古人冷淡今人笑擊鼓求亡
大過情

短褐持蔬自奉賓麟之父子水潏潏古人冷淡今人笑反命廚人
代野人

一坐藜牀五十年幼安當膝處皆穿古人冷淡今人笑累褥重茵
自在眠

一琴一鶴亦已清如何屏去不畱行古人冷淡今人笑前呼後擁
小兒驚

酒或三行或五行主賓會數而情真古人冷淡今人笑司馬家風
邈絕倫

喜怒哀樂未發前此中氣象作何觀古人冷淡今人笑憧憧思慮

洵狂瀾

予欲無言見仲尼子淵終日只如愚古人冷淡今人笑咸輔頰舌
口囁嚅

以上凡十八章讀黃山谷詩愛其古人冷淡今人笑之句有賦

酒色財氣四吟

酒不迷人人自迷一厄一厄復一厄可憐麴蘖消人志病多休道
藥難醫

色不迷人人自迷朝雲暮雨狐綏綏形神暗逐娥眉耗病多休道
藥難醫

財不迷人人自迷錙銖計較遺阿誰牀頭金肥貌日瘦病多休道
藥難醫

氣不迷人人自迷焚如炎火駟莫追一朝之忿忘其身病多休道
藥難醫

和大司成曾公勵志詩時守國子博士

仁遠乎哉只此心爲因失養轉淪沈靜馳浮想天機淺動逐游塵
嗜欲深克己須從偏處克尋根莫向葉中尋我聞入聖無多訣混
混原泉不可禁

贈明上人八章次叔兄韻

小人健用壯君子義爲尙惟吾不獨尊天地共下上
多許明是多少許明是少儻遇蘇模稜恁處討分曉
要和天作婚要和地作嫁且了見在身慢講無生話
有世不受出無魔不受鍊君子之道四拈來頭頭見
邱垤不必貶太山不必尙聊且放教平下學而達上
談道何多多行道何少少夢中人說夢長夜誰復曉
男大便須婚女大便須嫁做去是真脩說來是閒話
寧爲別足業無爲躍冶鍊君子不可及惟人所不見
應盡須盡吟七首

應盡須盡行法俟命剖破形骸朗然獨運

應盡須盡沒窻存順朝聞夕可三復斯訓

應盡須盡萬緣息淨嘔泣滿前松風入聽

應盡須盡顏子短命加我數年亦已過分

應盡須盡天地混沌矧伊人兮妄生執吝

應盡須盡亦非盡返於太極寓諸無竟

應盡須盡非盡亦盡太極無極何始何竟

寄辭玄臺致奠太石賈丈并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

太石名岩滁
州朱龍橋人

昔年子歸來關山有太石今日子邁往朱龍無太石如何轉盼閒

也舉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癸巳春與
吾輩共救趙考功南星謫爲州判尋卒

幽明倏旦夕死去何所知奈此高堂白室內守空幃念之悽惻百

爲我問靈几精氣誰與宅人生終會盡彭殤亦安擇化作莊家蝶

隱几論今昔

壽談勉翁

嬰鑠勉翁八十如童頭有異骨足下生風飲食衍衍論說融融圖書滿壁芝蘭鬱鬱陶家之酒飲可三汎邵氏之篇吟且百筒我歌南山耄壽其逢

壽浦環溪

環溪之水秀且清華堂壽筵列大亨千杯百杯無量酒一唱三歎有餘音壽翁伉儷健相埒有子饒美筆錚錚四壁圖書雅足尙滿庭蘭桂郁有英天錫純嘏介繁祉龍章行照蟠桃觥舊傳有讀書樂時一諷詠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靜坐樂會友樂各

四章

山光照檻水繞廊淨几明窗一炷香門無剝啄迴爾寂壁有圖書闐然章韶光莫放忙裏老人生惟有靜坐好靜坐之樂樂何如萬物皆春百慮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鬱鬱灑灑露未曦心地清涼夏不扇南風徐來時動幃當暑衫絺誰與侶洒然自得靜坐趣靜坐之樂樂何窮無

弦撫弄寄高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鴻雁來賓以秋鳴月照懷中萬累淨水共長天一色清齋前賸有蒲團在趁此靜坐功更倍靜坐之樂樂陶陶悠然俯仰忘卑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隱几嗒焉我喪吾萬竅怒號任天籟六藏賅存同蘧廬梅花映帶雪花白芳潔足稱靜坐者靜坐之樂何處尋雷在地中見天心

山光照檻水繞廊芝蘭馥郁交馨香嚶嚶鳴鳥求友聲風水相遭成文章青春勿令離索老人生惟有會友好會友之樂樂何如和風唱喁來庭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枝枝相向迎朝曦黃雲參差覆南隴螢光掩映耀素幃榴花蒲節皆吾侶快哉孰尙會友趣會友之樂樂無窮冷然炎暑生清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調調刁刁遞爲鳴菊存三徑叢叢發月入千江

處處清階前兼有雙桂在趁此會友情更倍會友之樂樂陶陶吟
風弄月興轉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天地萬物其一吾數萼梅兄破臘景幾竿竹友
傍寒廬更見青青秀松柏森然足稱會友者會友之樂何處尋圍
鑪立雪喜同心

求傲裏言六首

萬曆癸卯僕當五十百歲光陰倏忽遂半覽觀聖賢遺訓每每
愧心因賦六章自訟且以鞭其後云願我同志提耳而命之幸
甚

聖哉仲尼五十無過惟聖希天愚敢託天
賢哉伯玉五十知非惟士希賢愚敢有違
仲尼知命伯玉知非出命入非君子見幾
五十始衰戒之在色莫庇斧斤好是懿德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回首後生驚汗如沸

舜其至孝五十而慕予有父母欲報無路

觀省朱先生辱有誨言口占報謝二首

浪說談心幾十年勸來依在利名關於今領得仙翁指竟日忙中
竟日閒

甲子俄經五十年慙惶四十九年前至人何幸重生我特握真丹
示大還

萬曆甲辰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韻

先生講道處也歲久湮沒余兄弟及高雲
從安小范劉本孺聞於當事共鼎新之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過浮雲
暫掩本靈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員方
塵埃去復來真氣洩鍼芒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猶杞柳
仁義盜賊戕無爲彼教惑吾道擲秕糠大哉羲孔易洗心密退藏
不效淺薄子爭鬪羣卉芳天地人鼎立至大而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置徘徊南方文學古東林歲月長繼往開來茲平步履康莊

念我踰五十慙愧闐然章從前所縈縈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
藩決失羸羊日知其所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雖柔而必強
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
仁者壽不亡若不及時敏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狷與狂
題孔壇四景

暮春春服成當暑衫絺綌秋陽以暴之歲寒知松柏
又四首

不得中行必也狂三三兩兩舞雩行鏗然舍瑟春風裏吟弄千年
調轉長

閒來當暑起清風乾巽相逢自化工兀兀端居洵適適羲皇何必
北窗翁

秋水清兮秋日烈大明高懸終古赫天若不生我仲尼羣蒙長夜
誰見白

五伯之時冽似冬杏壇松柏轉莪蒨於今畱得青青在萬象回春

領聖功

小辨齋偶存卷八

小辨齋偶存附錄

明史列傳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閒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閒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
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
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
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
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
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
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寢復詆瑞及思
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寢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寢寢與鼎思
竝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
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
士遷禮部主事三王竝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
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

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見禮部
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
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竝封之議遂成
卽次輔趙志皋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
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
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成極邊維京同官涂
杰王學曾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
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鑰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
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陞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
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陞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
陞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
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尙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
東林書院之會納陞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
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竝封又爭拾遺

事者戶部王事滁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卿巖尙寶丞

縣志列傳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萬曆十一年進士十四年赴廷試對策卽陳內寵將盛羣小將逞語侵貴妃乃抑置末第時御史房寰疏詆右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上疏劾寰欺罔七罪坐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以母病不行旣終喪補保定累遷禮部主事會三王並封與張納陞岳元聲合疏諫言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陛下安得勅之吏部尙書孫鑰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論位及錫爵并侵附執政者上怒謫判光州歸與兄憲成講學東林辨析狂狷中行之說意以狂狷自處而疾世之爲鄉愿而託於中行者允成居官先後僅六十日卒贈尙寶司丞

顧涇凡小辨齋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逝而反廣而微非心之所爲也道也然而舉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莫辨於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遞相復也遞相小也而意復於知復於知則彌小耳乃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學道者因至日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於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因其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

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於物其知一也聖人於顏氏子問仁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仁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有意乎是以名其居稱名以小而取數大予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諭於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臨川年弟湯顯祖題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閒子美詩雖比物敘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挾摛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爲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旣亡之後發奧蹟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旣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旣

望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後序

右小辨齋偶存八卷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又號涇凡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殿試對策直攻嬖倖讀卷官大理卿何源欲置之鎖榜大學士王錫爵易置三甲三百十三名會房寰劾海瑞又偕同年彭遵古等疏救奪冠帶因言者請錄用歷任南康保定教授入爲國子博士遷禮部主事爭三王並封又劾閣臣張位謫光州判官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本傳兄憲成學者稱涇陽先生其修復東林書院則與季時共成之名望亦相埒季時論事慷慨直抒胸臆但求有益於國終身沈淪而不悔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今之藉口講學躡取高位媚權貴則卑諂以取容慕聲氣則攻訐以邀譽視之真狗彘不若矣其文不事詞藻自臻高格固由其根柢之厚歟光緒丁酉天中節武進盛宣懷跋

Blank lined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